舒藝室雜著

舒藝室雜著甲編卷上

南滙張文虎孟彪

大衍用數解

大衍之取數五十也劉歆五十相乘之說爲近蓋三變成爻生數之顯於歸奇者惟一二三四成數之藏於過揲者惟六七八九而皆從五十相乘之數變化以生五十者太極也虛其一者數之原也分而爲二以象兩儀總四十九策未知其孰奇孰偶也挂一以象三而奇者偶偶者奇蓋人參天地人事動而奇偶變矣合四十八而四數之得十二適象一歲之月今在兩手則有奇零故扐之以象一歲之閏餘是爲弟一變又再扐而成一

爻積三次歸奇之數而已舍一卦猶三歲而置閏也故曰歸奇於扐以象閏曰再扐而後挂此挂字疑卦之譌也既成一卦矣何以又舍扐而從過揲之策也扐所含者三畫之卦耳且未能通其變也故但數其過揲之策以為一爻視其為老為少以觀變否而不據以定卦猶之閏月無中氣不可以起秝也迨十有八變而定六畫之卦猶十九年七閏而成一章也於是變化成而吉凶可占此人所為而鬼神寓於其閒故數可知也其變不可知也今以四十八策演之為表如左自下而上

凡歸奇之扐左二右二左一右三左三右一皆得四為奇左四右四得八為偶

弟三變 扐四 餘三十六
弟二變 扐四 餘四十
弟一變 扐四 餘四十四

右得三十六策為老陽而其扐為四四四合乾之象

弟三變 扐八 餘二十四
弟二變 扐八 餘三十二
弟一變 扐八 餘四十

右得二十四策為老陰而其扐為八八八合坤之象

弟三變 扐八 餘二十八
弟二變 扐八 餘三十六
弟一變 扐四 餘四十四

右得二十八策為少陽而其扐為八八四合震之象

弟三變 扐四 餘三十二
弟二變 扐四 餘三十六
弟一變 扐八 餘四十

右得三十二策為少陰而其扐為四四八合巽之象

弟三變 扐八 餘二十八
弟二變 扐四 餘三十六
弟一變 扐八 餘四十

右得二十八策為少陽而其扐為八四八合坎之象

弟三變 扐四 餘三十二
弟二變 扐八 餘三十六
弟一變 扐四 餘四十四

右得三十二策為少陰而其扐為四八四四合離之象

弟三變扐四餘二十八 弟二變扐八餘三十二 弟一變扐八餘四十

右得二十八策為少陽而其扐為四八八合艮之象

弟三變扐八餘三十二 弟二變扐四餘四十 弟一變扐四餘四十四

右得三十二策為少陰而其扐為八四四合兌之象

由是觀之一畫之中已各含一卦歸奇過揲其數與象無不相應而包含於四十八策之中然則掛一之無與乎歸奇明矣二三變之無取乎掛一亦明矣唐張轅宋李太伯郭子仲皆云二三變不掛而程子曰去一即掛一朱子曰二三變仍如初掛一黃南雷曰過揲已含策數無問歸奇胡滄曉曰弟一變掛一策去不用而二三變掛一仍并入歸奇

何其紛紛乎惟蘇子瞻曰陰陽之有老少宜於揲蓍求之一爻而三揲蓍譬如一卦而三爻也庶幾似之惜其猶以多少論陰陽而不求之奇偶也凡弟三變後之存策三十六者謂之九策四九三十六也而其扐得乾象故謂之老陽存策二十八者皆謂之七四七二十八也而其扐得震坎艮之象故謂之少陽存策二十四者謂之六四六二十四也而其扐得坤象故謂之老陰存策三十二者皆謂之八四八三十二也而其扐得巽離兌之象故謂之少陰觀上表自明至多少之說見於儀禮士冠禮疏云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坼錢坼錢則八也據此蓋卽漢以後用錢代蓍之法以有文一面為少以其羅為多其所謂多少猶算家之云正負於揲蓍之法無與而沈存中輩喋喋論之陋矣

說豫一首寄曾宮保

同治三年夏四月浙江巡撫曾公方圍攻金陵亟圖破

城未得策而病節相湘鄉公命公子劼剛筮之遇豫之八爻虎賀曰此司空季子所謂居樂出威之卦也貞疾之占既明示之且其象曰利建侯行師其必大得志也越兩月而大功成而撫軍以病請假神矣哉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其然乎夫豫之爲豫先憂而後樂者也坤爲衆於下而震動於上其傳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建侯行師者當之矣然惟九四爲震之主以一陽御五陰合衆决謀亟起而乘之其占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由之言用也用豫之道雷出地奮也而其初曰鳴豫凶明陰柔在下未可自以爲豫且謙豫反對謙可鳴豫不可鳴也其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柔順中正靜

以待動憂悔吝者存乎介也其三曰盱豫悔遲有悔盱者憂也進退之際習乎樂而忘憂則憂將至悔也然滯於憂而不敢進則亦悔也其五曰貞疾恆不死三至五有坎象爲加憂爲心病三在下故曰盱五乘剛故曰疾矣然柔而得中又本震體恐懼以致福有恆久之道焉其上曰冥豫成有渝无咎坤靜宜守震動宜變渝之言變也豫不可極其退而暫休乎蓋易教人以處豫之道也於初與三若戒之於二若勉之於五若慰之於上若恤之知乎此其斯爲善處豫矣公之攻城也謀未決則固持以待其敝非介石乎謀已決則率衆以急趣非盍簪乎臨事而懼弗失其時無二悔矣成功不居無少見

於顏色豫而未嘗鳴也无妄之疾將爲六月之息則合於五之貞與上之无咎矣抑嘗三復於孔子之贊六二乎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以爲知幾其神何與人之生也日在幾中莊生所謂游於羿之彀者也六十四卦獨於豫言知幾知幾而後能處豫曰上交下交則凡持躬接物視此矣不諂不瀆介石之貞也見幾而作順以動也微彰柔剛莫非幾也惟靜而能守者知之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則可以建侯可以行師可以無鳴豫之凶盱遲之悔可以貞疾而恆不死可以冥豫而成有渝皆所謂順以動也而獨發之二者二爲體四爲用也竊謂公於處豫之道得而兆見於筮則所謂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也故復推孔子贊易之意而獻之

琵琶二十八調攷一

曩讀歙凌氏次仲燕樂考原論唐宋燕樂出於琵琶琵琶四弦合宮商角羽四均均爲七調故凡二十八調心竊疑之然疑燕樂七角調不用正角而借變宮當次羽後何以在羽前又其言曰琵琶首弦卽琴之弟七弦其末弦卽其子聲名爲黃鍾而實皆太蔟其二弦名爲太蔟三弦名爲姑洗而實皆應鍾則更自相抵捂依宋八以字配律則首末兩弦其黃鍾邪則散聲當爲合字其太蔟邪則散聲當爲四字二三兩弦其太蔟姑洗邪則散聲當爲四字一字其應鍾邪則皆當爲凡字若依凌

氏以字配聲則首弦宮當爲上字次弦商當爲尺字三弦用正角則當爲工字用變宮則當爲乙字末弦羽當爲四字今正宮調散聲首末兩弦皆合字固合黃鍾之律而次弦上字三弦尺字則皆不合設謂不當執正宮調爲據則合於何調邪且論調不以正宮爲首又當起何調邪夫大不踰宮細不踰羽據五正聲而言也徵羽之數大於宮所以通旋宮之用也宮爲中聲徵羽在前商角在後宮居其中亦所以尊宮也白虎通言弦爲離音盛德在火其音徵故弦音首徵管子言五聲之數起於倍徵自古然矣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用其倍度爲濁徵而俗工以其聲最大例爲黃鍾隋鄭譯已有林鍾

之宮應用林鍾爲首乃用黃鍾爲首之疑叢傳譌已久宋楊守齋始審定琴之弟三弦爲宮明鄭世子樂書始言琴大弦爲徵我

朝律呂正義及通州王氏坦琴旨始推闡極致而弦音首徵之理大明於天下淩氏謂正宮一調不足以槩他調彼自挾其所見牢不可破抑知證之琵琶而說仍不可通邪然蓄疑幾三十年終無以自釋日偶繹律呂正義續編琵琶生聲取分之法意其與琴理相通而索之仍扞格子夜臥不成寐展轉閒忽憬然悟琵琶四弦實當琴七弦之用理本明顯獨者乃如鼷鼠之入牛角而不能出可笑也

琵琶二十八調攷二

何謂琵琶四弦當琴七弦之用也琵琶首弦當琴之大弦二弦兼倍徵倍羽也其次弦當琴之三弦宮也其弟三弦當琴之四弦五弦兼商與角也其末弦當琴之六弦七弦兼正徵正羽也淩氏謂琵琶無徵弦故無徵調不知鄭譯明言蘇祇婆琵琶有五旦而遼史祇云四旦者徵羽同出一弦聲易相混羽調行而徵調廢葢幷入羽調矣徵調雖廢而徵弦故在後人又誤以爲宮弦遂無以處徵弦矣羽音在首主調而宮反隨之故曰宮逐羽音弦音二變不起調附變宮於商弦故曰商角同用然其易混猶徵羽也故至宋而七角調亦亾葢亦幷入

七商矣若以商角分主三四兩弦何云同用且七角亦何至於匹蓋淩氏謂二十八調本出琵琶是也謂琵琶四弦適合宮商角羽四均非也謂首弦爲黃鍾爲太族可也謂中兩弦爲應鍾不可也請依正義生聲取分之法而析言之如下篇

琵琶二十八調攷三

琵琶各弦通長二尺一寸六分命爲子分用三分損益法順推七聲子分下生得一尺四寸四分爲未分未分上生得一尺九寸二分爲寅分寅分下生得一尺二寸八分爲酉分酉分上生得一尺七寸○六六爲辰分辰分下生得一尺一寸三分七七爲亥分亥分上生得一

尺五寸一分七爲午分是爲七正律又以通長爲午分用四開三因法逆推之午分下生得一尺六寸二分爲巳分巳分下生得一尺二寸一分五爲戌分戌分上生得一尺八寸二分二五爲卯分卯分下生得一尺三寸六分六八爲申分申分上生得一尺八寸二分二五爲丑分是爲五變律合七正律五變律爲十二分各加半聲其得二十四分中去丑午亥三分及丑午辰申戌亥六半聲其九分實十五分以配四相十品則子分爲全度寅分爲弟一相卯分爲弟二相辰分爲弟三相空巳分爲弟四相未分爲弟一品申分爲弟二品空酉分爲弟三品戌分爲弟四品子半爲弟五品寅半爲弟六品

卯半爲弟七品巳半爲弟八品未半爲弟九品酉半爲弟十品案正義以辰半爲弟八品巳半爲弟九品未半爲弟十品申半爲弟十一品酉半爲弟十二品戌半爲弟十三品而今常用琵琶祇有十品不用辰申戌三半聲之分而空其弟三相弟二品則又去辰申二分每弦止十三聲而已乃命首弦全度爲黃鍾配合字爲仲呂之倍徵以次得七徵調廢不用其轉弦則全度爲倍太蔟配四字爲仲呂之倍羽卽正平調以次得七羽調命二弦全度爲仲呂配上字爲宮卽道調宮以次得七宮調命三弦全度爲林鍾配尺字爲仲呂之商卽小石調以次得七商調其轉弦則全度爲姑洗配一字爲仲呂之閏角卽小石角以次得七角調七角皆借變宮與琴異命末弦全度爲正黃鍾其轉弦全度爲正太蔟皆如首

弦由是觀之則二十八調實以仲呂一均爲首試於其空相空品之位徵之猶識曲者辨於乙凡之位也不能增減不可移易而徵羽先宮與琴同軌淩氏乃執首弦爲宮之成見以詆王說抑亦固矣

琵琶二十八調攷四

二十八調不起於黃鍾而起於仲呂何也此亦以林鍾爲黃鍾之故也林鍾爲黃鍾則仲呂居黃鍾之位彼以合字配黃鍾上字配仲呂葢亦覺其誤矣習非成是不能遽變而於配字徵見其意若曰合字之配黃鍾非黃鍾也乃黃鍾之倍徵也上字之配仲呂非仲呂也乃黃鍾之宮也琴之弟三弦亦本黃鍾而相沿爲仲呂說見前明乎此而可無疑於

二十八調之起仲呂矣曰七角調不用正角而用變宮何也曰嚮亦嘗疑其故矣近讀通典開元八年趙愼言奏大唐土德王請於三大祭去角調意因此以角聲所生之變宮代之於是燕樂因之相沿爲例而忘其所自始矣曰丑午亥及辰申五分之不用何也曰非不用也聲緐則複近似則亂宋人所配大呂太蔟同四字故用太蔟則不用大呂矣夾鍾姑洗同一字用夾鍾則不用姑洗矣夷則南呂同工字用夷則則不用南呂矣無射應鍾同凡字用無射則不用應鍾矣蕤賓介仲呂林鍾之閒配以勾字尤上下相混用仲呂林鍾則不用蕤賓矣自黃太夾仲林夷無七律外其五均皆爲中管如用

中管則不用者用而用者或不用矣夫律有十二而一均祇用七聲蓋亦去其緐複易混者耳一變調閒而遞及各律迭爲用含此旋宮之所以不窮也曰沈存中筆談說二十八調用黃大夾仲林夷無七均張叔夏詞源亦以太蔟一均爲大呂之中管今用太蔟而不用大呂何也曰姜堯章大樂議說七均有大蔟無大呂其所作越九歌蔡孝子篇以大呂羽爲中管般涉調是以大呂均爲黃鍾之中管而太蔟爲高宮矣堯章精於聲律當非錯誤存中叔夏或不免道聽然大呂太蔟本同用四字用太蔟則大呂爲中管用大呂則太蔟爲中管此所謂迭爲用含也

琵琶二十八調攷五

二十八調謂夾鍾宮曰中呂宮謂林鍾宮曰南呂宮且既有正宮而別呼無射宮曰黃鍾宮則皆差二律何也曰考原言琵琶大弦即琴之第七弦本太蔟而名爲黃鍾則固高二律矣又筆談云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蔟之間又云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則遞高二律職是之故又唐會要冊府元龜引天寶十三載大樂署曲名又見碧雞漫志隱居通議蓋皆本杜佑理道要訣云太蔟商時號大食調太蔟羽時號般涉調林鍾宮時號道調林鍾商時號小食調林鍾羽時號平調黃鍾商時號越調黃鍾

羽時號黃鍾調中呂商時號雙調而宋人以大食調爲黃鍾商般涉調爲黃鍾羽道調爲仲呂宮小食調爲仲呂商平調爲仲呂羽亦名正平調而别稱林鍾羽爲商平調越調爲無射商黃鍾調爲無射羽雙調爲夾鍾商皆差二律則沈說爲有據矣曰隋志言鄭譯因蘇祗婆琵琶推演爲八十四調何以後世祗二十八調曰蘇祗婆琵琶有五旦曰作七調本三十五調也譯更立七均則兼二變以旋轉於十二律呂之間爲八十四矣夫以四弦備十二律呂之用轉弦移柱漫則不成聲緊則易折且緐複錯雜苟且遷就徒亂人聽不可以傳久究之并此三十五調亦廢其七蓋至於宋世而所謂二十八調者僅存十七宮

調矣正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中呂調商調平調仙呂調黃鍾羽此參宋樂志中原音韵輟耕錄說見考原其所以廢者或不便於指法或不諧於人耳或其譜失傳蓋皆有之今按弦音全度所生各分列於上次琵琶四相十品於中而依正宮調隸所應均調於下爲表如左嗟乎昔與我友金山顧尙之論二十八調尙之深有取於淩氏予以爲非尙之曰有以易之乎予笑曰思之未得今得之而尙之沒已十年然乎否乎誰與質此疑者乎

字譜配律呂

黃鍾合六大呂下四下五太簇四五夾鍾下一緊五姑洗一仲呂上蕤賓勾林鍾尺夷則下工南呂工無射下凡應鍾凡

字譜配七聲

徵合六 羽四五 變宮乙亿 宮上仩 商尺伬 角工仜 變徵凡仉

音分位琵琶 一弦 二弦 三弦 四弦

亥半

戌半

酉半 十品

申半

未半 九品

午半

巳半 八品

辰半

申	酉	戌	亥	子半	丑半	寅半	卯半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空	南徵 太簇	無徵 夾鐘					
	應羽般調 太簇高涉	黃羽呂 夾鐘中調					
空	太高宮 宮	夾中宮 宮呂					
空	姑商大調 太簇高石	仲商調 夾鐘雙					
	大變高石角 太簇宮大	太變雙 夾鐘宮角					
空	南徵 太簇	無徵 夾鐘					
	應羽般調 太簇高涉	黃羽呂 夾鐘中調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一品		四相	三相	二相	一相
林徵 黃鍾		仲徵 無射	空	夾徵 夷則	太徵 林鍾
南羽 黃鍾般涉調		林羽 無射黃鍾調		仲羽 夷則仙呂調	姑羽 林鍾高平調
黃宮 正宮		無宮 黃鍾宮	空	夷宮 仙呂宮	林宮 南呂宮
太商 黃鍾大石調		黃商 無射越調	空	無商 夷則商	南商 林鍾歇指調
應變宮 黃鍾大石角		南變宮 無射越角		林變宮 夷則商角	蕤變宮 林鍾歇指角
林徵 黃鍾		仲徵 無射	空	夾徵 夷則	太徵 林鍾
南羽 黃鍾般涉調		林羽 無射黃鍾調		仲羽 夷則仙呂調	姑羽 林鍾高平調

丑	子			
	全度			
	黃（仲呂）	徵	合	徵
	太（仲呂）	羽正 平調	四	羽
	仲宮	道調 宮	上	宮
	林（仲呂）	商小 石調	尺	商
角	姑（仲呂）	變宮 小石 角	工	角
	黃（仲呂）	徵	合	徵
	太（仲呂）	羽正 平調	四	羽

答艾譜園書

梅夏濕蒸起居何似兩次承賜課作壓充堆積久稽裁答爲歉論允征一篇謂孔傳是而經文增季秋爲非自郤入言之僞古文固非而僞傳亦未必是其誤蓋自杜

元凱始史記夏本紀引允征序與今本同但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而已春秋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傳大史引夏書辰不集于房四句杜注云逸書其時僞古文未出故也而訓集爲安訓房爲舍曰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夫日月相去遼闊因月在日下人目見其蔽日故謂之食此論出自後人杜所未知不安其舍云者蓋以爲同舍相陵爾而解辰爲十二次之辰解房爲次舍之房然則次不集于次乎作僞古文者承其誤又見太史云過分未至遂增季秋月朔句攙入允征篇夫夏之九月日月會大火之次房屬大火謂之季秋可也大史明言當夏四月則夏之孟夏安得謂之季秋

且夏之季秋又安得謂之正陽之月邪僞孔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蓋與杜義同而訓集爲合云不合卽日食夫日月合食盡人所知不合而食振古未聞而孔沖遠方且漫爲之釋殆疏體然與然則辰不集于房果何謂也曰天子日視朝於路門之外辰者視朝之辰也房如今偁朝房者亦曰朝堂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天子視朝則羣臣辨色而入趨伺於此所謂集也大史曰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杜注辟正殿過日食時正義引近世儀注天子辟正殿坐東西堂百官坐本司蓋天子罷朝羣臣皆罷故不集于房以重天變下云樂奏鼓祝用幣史

用辭則救日之事古今禮雖未必盡合而大略相同故引夏書以證之辰不集于房此人世君臣遇災戒懼之禮大史述之以諷昭子不然日食之變而徒瞽嗇夫庶人之紛紛邪書闕有閒是否允征之文不可考而季秋月朔四字其爲僞撰攙入無疑而其致誤之由則源於集解之誤解也閻百詩以授時時憲二秝推算允征之文事事不合斷古文之僞夫史記不箸其和以前年秝劉歆損夏益周不足徵信竹書所紀荒謬無稽且多後世附綴皇極經世鑿空推衍何從求合置之不論可矣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大史言之鑿鑿而以今術上推是年十月建酉甲戌朔入食限乃非六月疑歲前誤

多置閏故積差而前春秋所書祇仍舊史非止一端足下窮經好古姑以相質餘篇議論皆平允嵇康與山濤本無言之契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蓋隱以紹託濤康在魏無國士之知其死中鍾會之譖文帝尋悟而恨之後濤惜紹才而薦之武帝不次而用之紹之死難豈不足以厲臣節亭林之論別有寓意不必泥也弭匪之策難言之即盡善亦徒說耳茲並奉繳潯暑溽熱惟箸述珍攝

復謝幼伯

入疏文字日困陶陰帝虎閒讀諸大作一往清利理達辭舉胸膈爲之一快而時有若失之多者竊謂古文宜

從簡質意少辭多而過於敷衍即近時蓺不揣檮昧閒
論一二附卷中至說詩數則固不失以意逆志之旨皇
矣天立厥配尊意謂即文王克配上帝之配正與呂氏
讀詩記引程氏歐陽氏說同又引朱氏云天以其德可
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則朱子初
解亦如此其序讀詩記所謂少時淺陋之說蓋即此類
後作集傳以爲太姜則因毛鄭以爲太姒而遷就之集
傳解因心則友謂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
故詩云然據讀詩記所引則係長樂王氏之說甚爲鄙
淺不知朱子何以取之而又遂以爲己說烈文孔疏以
爲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據

此疑所謂烈文辟公乃成王歸德於周公之辭載見之烈文辟公亦如此則又疑雝詩之辟公亦謂周公故孔子舉此以深詬三家然出臆說未經攷定因辱問聊發之耳若載之爲始則毛傳不可易矣夫經義淵深如海近世諸儒以其非常之質博極羣書力闢榛梗猶多未達何況鄙人敢言經學向固嘗有意於此亂後久置之矣足下年富力强既喜談經盍捐棄一切并心壹志以爲之而其道當從爾雅說文入蘄古人訓故名物不盡與今同不可執後世語言文辭以概古人也嘗說不足舉似惟惠教不宣

復劉伯山書

承示論語子罕篇縕袍章集注此衛風雄雉之詩詩字纂疏本作篇謂趙格庵所見係朱子原本當以篇字爲是因舉學庸語孟釋詩皆偁某篇爲證僕攷之有不盡然者朱注於經文有詩云詩曰者其釋之例皆云詩某某之篇不云某詩以句上已有詩字也惟此不忮不求二語經文無詩云詩曰字故釋之云此衛風雄雉之詩如欲偁篇則當云此詩衛風雄雉之篇今句上不箸詩字故不云篇此於語勢已足自不必詩篇沓見也憲問篇擊磬章深則厲淺則揭注云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正與此同而顏淵篇子張問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則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者蓋以此二句

錯簡與上文義不相應故少變其例至孟子滕文公篇許行章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則以閒雜孟子語氣故又變其例云小雅伐木之詩云云以分析之此皆經文不箸詩云詩曰之例言非一端各有所當緼袍章實與擊磬章一例不忮不求二句自爲一節故但云此衛風雄雉之詩深則厲二句連上荷蕢語爲一節故既釋其文又別之曰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正見朱子精密處要之俱與它處有詩云詩曰字者不同纂疏本作篇安知非偶誤如作校記固不妨存此異文今但刻本文似可毋庸更改幸再審之
尊意謂格庵本親得之於朱子而通志堂本纂疏依宋

本翻刻必無誤者然公孫拔之譌公孫枝王伯厚在當時所見已然今纂疏本亦同則宋本不能無誤而纂疏亦不能異於通行本也錢竹汀少詹所舉集注避欽宗孝宗諱字今本纂疏有改威作桓改謹作慎者則通志堂本亦未可據矣

復劉融齋宮允書

承惠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佩服之至自來言諧聲者詳於疊韻少言雙聲自大箸啟之至以敹意㫗子攝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敝郡青浦沈學子先輩因論華嚴字母嘗悟及此世有韻學驪珠一書其切音皆收匣影喻三母意取沈存中所謂聲中無壘塊也然竊

謂度曲本主長言曲折轉合乞有首有身有尾如今之水磨腔有一字數聲者不特三合四合而已非若先生此書專論切音則但出音收音宛合而已足也古人分韻以東眞陽耕等鏗鏘之聲爲陽啞者爲陰而今曲家則以重實之聲爲陽輕浮之聲爲陰北曲又反是其實此可謂之清濁而不可謂之陰陽大箸亦既言之矣夫氣輕清者上浮爲陽重濁者下凝爲陰聲則輕而浮者濁重而沉者清故不可以陰陽言猶之十二律呂長者聲濁而低短者聲清而高然大呂之管短於黃鍾而長於太蔟夾鍾之管短於太蔟而長於姑洗初非以長短分陰陽也古陰陽兩部並有清濁而實不以清濁判陰

陽殆周德清輩誤會耳續筆蒙賜署首甚感承呈小萬卷樓叢書二十冊校勘疏漏處條示之

荅楊見山都轉書

客冬兩奉手教適遭室人之喪春夏來又以遷居邢城折揹細瑣久稽裁荅爲歉子高所輯管子校正及身授刊金陵書局於近世諸家采掇甚廣獨未及大箸想副墨無存矣來教論牧民篇之錯字問字乘馬篇之天字八觀篇之捐字侈靡篇之家字敬聞命矣惟七臣七主篇佼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請尹注佼謂假詐也背理爲私以假詐訓佼古未之聞蓋其本佼譌作狡然狡字亦無此訓劉氏知佼卽交字乃意反字爲友王氏從之竊謂

此佼乃交接之交如上交下交交左交右交際之類與交友義稍別古蓋祇用交字後世作佼故疑反爲友之衍誤佼字屢見明法解明法篇作交蓋管子一書專重法制禁令隋志入法家而漢志入道家蓋亦史公老子申韓同傳意明法篇及解極論君臣不守法令之敝正與此篇侵主侵臣之說相表裏文繇不及引契勘自見好佼句來教引作好姣反而行私姣字似承韵會之誤段注佼下已辨之句末無請字豈別有據本邪又此篇首論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俞太史云當作比是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王氏讀申爲信竊謂申古作申與明字形近而譌明法篇云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明法解云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

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卽此篇任勢守數之意下文亦屢言明主而續明二字尤爲塙證申主信主他處未見他書亦未見也管書本多附益又錯誤不可悉理一知半解無當攷證聊獻所疑兒好學深思兼得大賢之傳所校諸書必有心得亟宜彙寫成帙以爲道古者津梁先睹爲快承惠賢昆弟詩文稾吉光片羽正不在多讀新樂府深入漢魏閫奧雖間有模擬之迹要非明七子所及也所居在松郡東門外頗有園林樹木攜來書籍大都局本然亦足自虞廢門不出未免風雨雞鳴之感惟時適尺素以當面論

與熊蘇林書

承示駱司訓算書二種讀竟奉繳李四香開方說詳於超步商除翻積益積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令初學者迄不知其所謂駱氏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書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之金鎖匙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積同句弦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率轉求兩句弦較立術迂迴駱氏以正負開方法徑求得兩句頗爲簡易衡齋亦當首肯也立方以上古法頗略孔顨軒少廣正負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古人所闕有裨於算術甚鉅三乘以上不過算家借喻其稠疊之數本無其形學者往往守其法而莫明其理孔氏始化積爲邊

俾方廉皆顯駱氏諸圖皆襲之而不言所自轉於他處
諱其姓氏反脣相稽得毋褊乎天元如積之術至明失
傳梅文穆始以借根方發其覆爾時推闡未至容有之
李四香校測圓海鏡而大明其說不可謂無功借根方
之多少卽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卽天元正負相消
之理論其法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方廉
隅稠疊之位實賴借根方之幾眞數幾根幾平方幾乘
方而益箸駱氏必欲翻梅李之案而直詆爲不知天元
噫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謂多少則盈朒有迹
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減彼而有餘則謂之正以
彼減此而不足則謂之負有餘非多乎不足非少乎以

此之正消彼之負而見盈正數多則變彼之負而爲正謂
正非盈可乎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朒負數多則變此
之正而爲負謂負非朒可乎天元左右數正負可互易
此與兩邊加減法異而理同李氏以爲異異其法也駱
氏謂異在正負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
馬也李氏弧矢算術弦與矢周求矢圜徑截積求矢二
術元丱竝以天元除太極得太下一層少一天元通分
故開方式元在下廉之位然以元除太則太下一層已
爲元分而太下一層自乘得太下二層合天元自之爲
五層卽三乘方式矣於是以太下二層爲積太下一層
爲元太爲方元爲廉元自乘爲隅蓋以降二位爲升二

位不啻以天元通分也且天元術相消之後但問得式幾層爲幾乘方實方廉隅之位不復論爲元爲太駱氏以天元通分故元在本位然五層之式與李無異苟明其指不必別擬細艸矣方程五家共井一術梅勿菴譏其不言井深故所得但爲虛率而不能斷其丈尺又七百二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七百二十一除之而盡者皆可以五等之綆相借而及泉此條雖出九章然立法之疏不必爲古人諱李雲門據劉徽注謂明以七百二十一爲井深率七十六爲戊綆長不知但言虛率則分寸尺丈何不可以七百二十一命之卽分寸尺丈又何不可以七十六命之駱氏顧沾沾焉備述其以法爲率

之巧而惜勿庵之未見則似猶未達勿庵之指也夫人心思智巧日用日出算數之學往往今勝於古然亦賴有古法以爲之質苟彼古人者則亦甚賴後人爲之推求而精益求精也駱氏之論正負開方塙能發揮隱伏而於近世諸家詆諆已甚將獨尊其師法與抑主持古法而過之者與文虎於此學無所得亦未敢有所偏主聊以管見質諸足下幸惠教之

與席晦甫書

宣夜絕無師傳疑本但有其論未嘗立法晉志述郗萌之說所謂天了無形質及眼瞀精絕云云即莊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意然七政運行自

有常度而謂遲疾任情則無從設算亦其不能立法也向讀羅茗香續疇人傳亟稱許氏宣西通以爲必有精微之論今承見示則殊不如其欲見之意何也天體渾淪旁薄至高至大何從而知惟日月星辰有行度可見見日月星辰卽以爲是天云爾然古來術家隨時測驗順天以求合小不合則增損之大不合則更張之無一定也其立法之根古人謂之綴術今夫數散而無紀必有所附麗而後學者得其貫弗著策鍾律九重天十二重天不同心小輪橢圓之類皆是也西人之言天亦屢變矣彼豈眞以天爲如是哉果以天爲如是則一定不移何以忽爲九忽爲十二忽爲不同心爲小輪爲橢圓

紛紛更置哉蓋亦管窺蠡測隨時修改以求密合耳不然天本渾圓輪體何嘗日亦渾圓輪軸何穿西人不若是之愚也夫得魚可以忘筌而非筌無以得魚得兔可以忘蹏而非蹏無以得兔許氏知七政有高下盈縮而欲去諸重天諸輪之說是舍筌而求魚棄蹏而逐兔也其何從立法乎諸重者高下之根諸輪者盈縮之根謂之假象可也遽執此而欲窮其輪軸所在則易稱天垂象中庸稱日月星辰繫焉果孰綸之纚而孰緝之絲乎吾見西人之得魚兔也自若而許氏則徒束手而議其筌蹏耳及閱易確更有可異者莊生稱易以道陰陽傳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說文引祕書日月爲易其義甚精

其轉而爲難易之易者日月人所共見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許氏以從日從勿勿爲物字支離蔓衍幾於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至解易字爲乾示人易之易則昧於本義假借之別矣十圖本於太玄九圖本於乾鑿度宋人名之爲河圖洛書遂附會爲易範之原是非蠭起近儒辭而闢之使各歸其本斯亦已矣許氏偏取九圖謂點卽圖數卽書已無徵據至以中五爲徑四正爲圓周四維爲方周而方周周用井圖周遞加尤自相矛盾夫自中國至歐羅巴相隔數萬里自古至今經算師凡幾而圓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之數若合符節可謂至精之詣許氏乃曰吾不假籌策虛空冥悟

而鶩乎諸術之上是眞上聖之智邪割圜之術設半徑爲千萬以內容外切屢求句股漸近圜邊其一下小餘又十餘位然則觚棱之處卽有微差亦當在小餘而許氏率圜徑一周三一五一九〇七至十萬而已差有是理乎秦道古環田三積術本於張平子劉徽已辯之錢溉亭談階平拾其唾餘詫爲心得其實無裨於算學許氏顧以其率數相近引爲輿援誤矣大衍之數衆說不一竊以天五地十相乘爲近蓋歸奇之數惟見一二三四過揲之數惟見六七八九而含蘊於五十中則所謂太極也許氏以周徑附會則不倫實甚且句冪股冪相幷卽弦冪方五斜七乃其麤率蓋五十開方有所不盡

百顧謂斜纍四十九不盡故五十去一何其拙於算邪揲蓍古法不可攷而以相傳之法合之繫辭大約無甚乖悟許氏別創新說以四十有九即挂一聖人之言乃顛倒若是不待辯而知其非矣凡此皆其持義之犖犖者乜未暇論也如許氏者得不謂之好學深思獨惜其好爲新奇勇於自信足爲吾黨之誠敢質之足下亦欲聞其得失焉

與馬遠林書

客冬傾挹風采信名下無虛士比惟箸述萬福鄙人所患至除夕遂霍然入春頗頑健晤樸夫兄知承渥注深感深感鼎老轉眎允學博四元玉鑑細草憶曩在杭州

時尊師碩甫先生曾及之後聞甘泉羅茗香亦著細草已剞劂行世求之既久歲甲辰夏阮文達公始以寄贈推閒詳至糾謬拾遺有功於算學甚鉅匪特爲漢卿諍臣而已今讀學博所箸固與羅君大同小異實不如羅之詳然四象朝元弟三弟五兩問羅君細草方廉隅諸數皆不衍原術竟無說以處此學博所演獨與術吻合此則勝於羅君者惟左右逢元弟一問空開四乘方而術開三乘方弟二問空開三乘方而術開無隅平方弟二十問空開七乘方而術開九乘方弟二十一問依術推演十乘方得數雖同而方廉諸數並異羅君疑爲術誤學博於此四條皆無細草而云草見廣異今檢卷末

無廣異豈別有專書邪書中商功修築第二問脫去八行撥換截田本十九問脫去末三問四象朝元第二問羼入三才變通之末至於算式位數舛訛不可枚舉偶爲簽出不及百一蓋四元位置已繇而天物地人相乘寄位夾縫尤易淆亂豪釐千里非一一演算末由周知也明靜庵割圜密率捷術用麤借諸根暗合四元之法但一根又一根稱名易混李壬叔以意創爲置太極於一隅而以四元如積諸廉依次分列旁行衺上縱橫相遇較舊法爲明顯且免剔消之繇近西人新譯代數只用記號似亦便捷苟會而通之不直爲四元別開生面且立元可不限於四也然鄙見以爲入算之用天元爲

多其雜糅隱伏者御以地元足矣三元以上皆過爲紆曲以發難題謂極算術之奇可也以言實用則徒苦難心力而已大雅以爲然否學博書四冊奉繳察入尊師無恙相別二十年時時念之見時道意初夏寒暖不常惟爲道珍攝

復畢子筠大令書

辱書垂詢姜白石歌曲此書惟儆郡張奕樞本稍譌然旁譜亦多錯互譌脫舊嘗尋其條理更正數處歲乙巳夏阮文達公以揚州陸鍾輝合刻詩詞本見寄屬校琹入指海（陸刻板片由江氏再入於阮癸卯燬於火）蒙以張本互勘則舛誤更多聞世間尚有南宋嘉泰閒琹本思得一校故遲以

有待今文達[illegible]帥已宿而授梓無期甚歉然也蒙於聲律之事非有所知特好之而已三月間舊友李壬叔從先生來松盛述先生箸撰等身尤精音學竊欣然擬謁舟次適先生訪姚丈子壽未返其明日即聞解維赴滬城以無緣一見爲悵雖然讀壬叔所眎大箸律呂元音則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琴正宮調以倍徵倍羽居前故調琴必以管色合字定首弦宋人誤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最濁宜配合字遂以字譜依次分配十二律分配之不足遂又強析之於是合四之閒有下四四一之閒有下一上尺之閒有勾尺工之閒有下工工凡之閒有下凡六五之閒有下五五字之上又有緊五益其高

低次序與今字譜不同觀其於後律與前律同字之調不卽用高吹而別用中管知其高字非卽低字之淸聲矣夫一均之中止用七律而字有不全無以成調意此十六字不過藉以記律之高下及樂工施用仍以上尺工凡六五乙相次爲調然則此十六字徒坿贅縣疣而與七音相混耳然自宋以來相因不改如明鄭世子唐荆川號爲知樂猶未悟其非至　國朝吳修齡胡竹軒王吉途諸君始毅然以字譜歸之七音俾度曲家知上尺工凡六五乙卽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則今之樂由古之樂而以字配律之謬不攻自破今先生著書復極論之與諸君如驂之靳矣四聲配調段安節樂府雜錄

已箸之宋如楊守齋李易安言之尤鑿鑿此與以字譜配律同謬雖知其非而不可謂當時無此制度乃近人奉爲枕中祕若聲律之事無踰此者則眞可嗤已先生推論四聲陰陽清濁謂上聲落陽便混去聲陰平不落陽卽成上聲皆深入玄奧非精詣神悟者不能道又謂後世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誠然然竊以爲以調從辭固依詠和聲之義然亦有空以辭從調者旣塡舊調則其筋節之處陰陽上去空依仿爲之無使失調其餘有可出入者勿拘可也近世詞家矯枉過正字字必依古人拘攣束縛無復生趣且雖歌千詞如出一曲亦何貴乎其陳陳相因

哉先生論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竊以宮商角徵羽即
各肖其聲即爾雅重敏經迭栘亦然何嘗不可順口作
高下但加二變則當別作記號自然則既有七音即有
七字大招四上競氣詎非宮逐羽音之義蓋以倍羽列
宮前羽大於宮故云極聲變也凡此皆蒙涉獵之餘妄
有所窺測而不敢出之口者讀先生書不禁歎先得我
心而躍然助之舉喙也而其中有所疑者先生謂周禮
圜鍾爲應鍾函鍾爲中呂而以舊說爲非案大師掌六
律六同陽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
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
大呂奏太蔟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

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卽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卽中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屬之中呂也明甚至圜鍾之爲夾鍾雖於經無徵或以圜巳之樂用此爲宮故有圜鍾之名鄭注近古當有所受且此經下文宗廟之樂應鍾爲羽同在一節不當兩岐其名呼應鍾爲圜鍾也竹音勻開七孔（第七孔距第六孔係半度不勻開此言其槩）則其中孔爲第四聲適當變徵之位固然若琴第七暉當全度之半爲各弦之子聲惟側調用二變以全弦爲變徵則七暉與散聲應至云隔七相應則自全度以至半半七聲迴環各如其分而不必皆當暉而先生於此且槩言之豈別有說乎陽樂陰樂分用律呂正

義始發其覆若唐人燕樂以黃大夾仲林夷無七律之宮商羽角爲二十八調其所謂角調者又非正角而以變宮爲角宋人因之其每調殺聲見於夢溪筆談其推衍而爲八十四調詳於蔡元定新書及張叔夏詞源是皆以律呂互用今先生用陰陽二樂正聲合倍半二均旋爲十四調此於旋宮轉調之理未嘗不合而謂與唐宋人所謂二十八調八十四調者名異實同此蒙所反覆思之而未喻其指者也舉世言樂者寥寥又伏處閭巷無所師授徒以意推究至癥結處每望洋而歎先生過聽人言先施手教若引爲同志者敢忘其固陋質所疑於左右爲奉教之地非敢有所腹誹也惟先生垂察

不宣

復朱述之大令書

幻居坐雨游興索然將爲歸計矣忽騶從賁臨一時倚裝匆促未罄所懷至今猶悵悵胸臆孟秋次公寄到見惠家集仰見門才之盛嬀美諸王珍荷珍荷閩嘉郡水災與蘇松相埒救荒無定例惟勤恤民隱者隨時隨事而變通之執事以通儒爲循吏實心任事實惠及民覘治術卽可覘經術矣來敎以續墨客揮犀多掇拾它書疑非眞本今檢全文出夢溪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冷齋夜話者二十條出遯齋閒覽者十三條又李主簿條見明窗括異志王學士條見東軒筆錄而文小異唐龍圖

條已見前編而此復出謝泌條亦與前編謝諫議條略同來教所舉邵濟摯書方鈔引蜂蠆一條在今第八卷未嘗缺此條亦出筆談謂爲膺作誠是而鄙意猶有疑吳明商濬稗海所刻墨客揮犀十卷　四庫全書提要疑其原本殘缺後人又有所竄入今攷之其出筆談者四十六條出夜話者十八條出閒覽者十二條出因話錄者三條出晉書者二條出北魏書者舊續聞者各一條其淵材好談兵及彭淵材初見范文正畫像二條亦類冷齋夜話今本夜話及遯齋閒覽俱不全蓋其所採拾有今所未見者又續編應天鰻井條本筆談文而前編蟹泉條末云此亦應天鰻井之類句意相應語氣亦

絕類沈存中安知非筆談佚文然則不特續編非眞本卽前編亦贋作也惠洪系出高安彭氏夜話及石門文字禪屢及淵材蓋其同族淵材名几僅見談兵條注宋史張商英傳郭天信以方技隸太史商英因客彭几與往來蓋卽其人而厲樊榭宋詩紀事卽以淵材署名未免失攷彭乘爵里無徵惟能改齋漫錄十四云彭乘撰孝亭客話魏泰東軒筆錄載一條云彭乘爲翰林學士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乘死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冝據此則彭乘之死在王琪前攷宋史琪仕仁宗朝卒年七十二琪爲王珪

從兄珪死於哲宗初立之年年六十七使琪長一歲而死於珪後亦當在元祐四年而彭乘之卒必在四年以前乃揮麈前編有曾子宣一事又及東坡在惠州事皆在紹聖初乘何從而知之其爲僞撰無可疑者是書著錄於書錄解題蓋當時坊估託名以射利耳陶平塘集及新輯宋人遺集先奉繳艇齋詩話容錄副續繳撫字賢勞況茲災歲惟爲民珍攝

復丁友雲郡丞

客冬匆匆就道未遑揖別至今爲歉抵舍以來三經弦望僻鄉荒陋制藝而外少可語者新正敝戶養疴以書自遣而已前承惠教所續火藥礮子遠近表自三錢六

分以至五錢五分其加差與西人原表理合而五錢六分以後似失其意蓋火藥與礟子其力相迸而發故能及遠而火藥漸增礟子之力以漸而減迫抵力不勝火藥之力則不惟不能及遠且或至於炸裂繹原表火藥一錢與一錢一分之遠近其加差之較數爲三五二而一錢一分與一錢二分其加差之較數爲三四四兩數相較其減以八自此以下其級相同歷四十四次減至五錢五分而較數已盡則五錢六分以下宜仍依級上減加差之數其數爲一四三二六二四而續表誤減爲加則非原表之意也今以拋物之理證之人力愈大則物去愈遠固也然必其物質之重者而可物質太輕則

人力雖大終不能遠故火藥漸加則礮子及遠之力漸減無減盡復加之理惟礮子輕重不一而表不云幾何
益鈔錄時疏忽也質之左右以爲然否

舒藝室雜箸甲編卷下

南滙張文虎孟彪

禹貢讀本序

學者讀禹貢不得要領童而習之白首而茫然如涉大水孔傳雖僞然猶多采古說蔡九峰不知攷信輒以臆決疏略抵捂昔賢箴之衆矣然終未有能融會貫通言之鑿鑿者我友金山顧尚之氏博極羣書孰精輿地之學乃約諸家之說而疏決其窒塞導其未達櫽栝爲此注於九州形勢山原川瀆地之遠近用功之先後乃如燭照數計辭淺而義顯言簡而意該雖主於便初學循誦而它人竭畢生之攷證未能如斯之明析也書成傳

寡者衆往往牽於蔡傳以意點竄失其本眞經亂散佚幾於絕無僅有君之子深予門人也得諸它氏寄以眎予注文羼雜不可悉辨姑舉其一二論之案古本以冀州既載斷句注疏本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同蔡傳始連壺口爲句而此本從之非君平日道古之意孔傳梁岐在雍州鄭義同此本下文用曾皎梁岐一役語是從孔傳而句下載蔡傳呂梁狐岐之釋在前殆非原本篇中兩島夷島字地理志竝作鳥夏本紀冀州作鳥揚州作島蓋鳥字古讀丁了切故借爲島字若如鄭注則解以本義顏監注漢書多存古字史記或不承權輿此本從蔡傳竝作島注中亦無借鳥爲島語疑經刪改

然尚可云注疏本已然三江旣入釋爲淞江婁江東江此蔡爲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誤君與翁査麓書深詆之據後中江注是本從鄭注而此及後北江注攀援朱蔡意在模棱明是它手竄入九江孔殷古說多主尋陽蓋本地理志至宋胡旦晁說之曾旼及朱子以爲今之洞庭而又言人人殊若蔡傳所謂元者向無此名特無字之再誤而與曾朱之說竝列云皆可從何其顢頇而無據乎原夫諸君點竄之意蓋以場屋之文例宗蔡傳慮乖功令不暇爲窮經計耳然其分析段目釐然各當則未嘗更改固讀禹貢者之金鎖匙而空人置一編者也

燕寢攷序

自鄭君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注禮而後儒紛然辨難莫得其意然鄉飲酒記之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之出自東房此行於庠序不得據以難鄭也惟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賈疏以爲正客館衆上文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君在廟門正與記卿館於大夫語合賈謚曲爲之說且何以處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二篇之屢言東房也或謂東房西室鄭專論寢然公食大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非明對大夫士之廟而言乎或謂士喪禮還于祖正柩于兩楹閒注云衆向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向其室

必正中似鄭君亦以士廟爲有左右房公食大夫禮注偶失檢耳案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東夾北鄭蓋以士廟不當有東房故以房中之東解之然則東房西室鄭意固兼廟寢也明甚且如或說以東房西室專屬之寢亦有可疑者昭四年左氏傳使置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廂東西廂爲左右房之制昭子之寢既有東西廂則非東房西室可知夫三禮爲鄭學禮大物博非可輕議顧攷之於經而不合當別求其故是惟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耳績谿胡竹邨農部湛深經術尤篤于禮嘗謂鄭君之說當有所受必非臆造讀斯干詩箋乃悟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鄭

君注禮時槩諸宗廟正寢係傳聞之誤當以詩箋爲正
又參之內則玉藻士昏禮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尙書大
傳而知自諸侯以下其燕寢皆東房西室東房西室之
制室則東向開戶以達于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于堂
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證之經傳皆合作
燕寢攷二卷於是東房西室之說明而注疏以下凡後
儒所論之是非亦各見農部爲歙儒淩次仲教授入室
弟子教授箸禮經釋例爲禮家斗杓農部又以賈君淺
略別撰儀禮正義猶未脫稾然其好學深思能通古人
之意於此可見一斑矣歲己亥秋晤君武林傾葢如故
訂忘年交癸卯夏以學海堂刻本燕寢攷篇帙錯亂郵

示原稾屬爲校訂錢錫之通守爲編入指海甲辰冬復寓書屬序文虎學識究陋無以證成君義於其刊竣謹揭君箸書大恉于簡端云

春秋集古傳注或問序 代薛慰農觀察

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旣沒弟子迺以所聞轉相授受不能無同異至漢惟公羊穀梁二傳列於學官左傳後出其述君子之云有失之誣者魏晉閒學者多治左氏范甯注穀梁時有反脣而二傳寖微漢經師專門之學遂廢自是以後箸書益緐鑿空窺測人自爲例欲折衷一是難矣橫渠張氏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亦言春秋義例時亦窺見其一二大者而終不

能自信於心然則春秋一經其終不可通乎善哉子孟子之論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明乎春秋之作所以維王迹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明乎王政不及於諸侯不得已而與霸與霸亦所以尊王也曰其文則史明春秋爲魯史而夫子本先王之義修明之知乎此則知以夏時冠周月之非而黜周王魯之說其獲罪於聖人久矣董子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箸又曰春秋無達例此謂學者宜原始要終實事求是不可徒徇傳說以自錮而非謂傳之遂可廢也得此意以治經而諸家之離合庶幾可見矣五河鄧明經克寬氏今荻洲觀察之曾祖也食貧績學二十年成春秋集古傳

注二十六卷於古人之說無所偏主合於義則取之有不能盡者參以己意無可取者直以義正之又恐讀者不明其取舍之故別爲或問八卷發揮其蘊奧乾隆間大吏經進箸目於
四庫全書提要迄今百餘年學者慨慕而不得見觀察將授之剞劂以示後世屬序其概時雨受而讀之其持議平無深文苛察之弊其比類切無牽涉疏謬之談理當其可而不茍異同辭達而止而不煩馳騁以此由孟氏董氏所論而上窺筆削之旨其不獘於衆說而有所折衷學春秋者之寂也觀察纘承家學而公之藝林亦無忝祖德者哉予老而荒經無以引申鄉先生箸書之

意而以附名簡尾爲已幸也輒識其嚮往之私如此云

幾何原本序　代曾文正公

幾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瑪竇氏同時李涼庵彙入天學初函而圜容較義測量法義諸書其引幾何頗有出六卷外者學者因以不見全書爲憾咸豐閒海甯李壬叔始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其後九卷復爲之訂其舛誤此書遂爲完帙松江韓中翰嘗刻之印行無幾而板燬於寇壬叔從余安慶軍中以是書眎余曰此算學家不可少之書失今不刻行復絕矣會余移駐金陵因屬壬叔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繼思無前六卷則初學無由得其蹊徑而亂後書籍蕩泯天學初

函世亦稀覯近時廣東海山仙館刻本紕謬實多貽誤
來學因幷取六卷者屬校刊之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
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
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
為絕學者無它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
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
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覩前人已
成之法擬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賾索隱推廣古法
之所未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
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綫面體點綫面體者象也點
相引而成綫綫相遇而成面面相沓而成體而綫與綫

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綫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端而後古書之奧衍者可讀也明乎點綫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藝緒者與同治四年十月

汪雙池先生遺書序 代李雨亭制軍

維宋紫陽朱子承周張二程子之緒而集其大成由博

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而篤行之本其所得以昌明聖
舜禹湯文周孔孟之旨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矣然其時象山陸氏以心學唱爲六經注我之說明王
陽明因之而變本加厲於是龍溪白沙輩橫決爲狂禪
以自便其謬悠跛倚空疏淺陋之習
國朝諸通儒出而力矯之義必宗諸古事必徵諸實物
極必反固矣乃持之太過者則并朱子而夷諸空談性
理之列是未讀朱子書也夫朱子固博極羣書而反之
約者也卽其於名物度數小有疏失不足爲損而世儒
欲以其襞積瑣碎者傲之是其未達於朱子學問之本
源也蓋有人焉生朱子之鄉志朱子之志以發明朱子

之學而無歉乎朱子者則雙池汪先生是已予觀余大
令龍光所撰先生年譜其少年艱苦困乏至於傭工乞
食而讀書不輟疾病行旅未嘗少閒年甫三十著述已
百萬言乃舉而火之益專力於經訓博綜古今諸儒之
義而以朱子爲歸凡背馳於朱子者必辭而闢之其同
時有江先生眘齋亦以其學鳴於鄉著書滿家然於朱
子之書不能無出入蓋眞知灼見心悅誠服未有如先
生之尊信者也其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埒於陸清獻張
楊園而博學則過之蓋先生於書無所不窺自易書詩
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外若性理諸書音韻格物兵法醫
術陰符參同各有論著詩古文辭則餘事爾然萬世無

知之者惟大令之祖元遴爲先生入室弟子能傳其學乾隆中嘗獻其遺書於學政大興朱笥河學士請爲之墓表又以先生從祀紫陽書院嘉慶中儀徵阮文達公修國史儒林傳以先生附江先生傳後道光中大吏始奏請從祀鄉賢祠夫以先生之力學行誼固無不燿之德然其遺書徒傳鈔於鄉里雖閒有授梓者猶未能大顯於世今李君振英據其祖承超重訂之目謀之於衆以聚珍板先印易經如話易經詮義行世餘將以次印行其二三鄉人爲請全書之序於予予聞同治初大令嘗以先生書質於湘鄉曾文正師師言信爲朱子後一人文正非妄許與者予寡陋不足以知先生然讀

如話詮義兩書發揮本義不侵不畔而又非徒事敷衍益信文正之言不我欺又嘉其鄉人能以先生之尊信朱子者尊信先生因不辭而爲之序他日全書告成以爲先生一家之言用以羽翼朱子俾天下後世知空談性理與持撦瑣屑者皆無所資其藉口也

書古文尙書攷辨後

二十五篇之僞在今日已坦然明白並異爲高者乃拾寃詞廣聽之唾餘欲翻成案何哉理學家以虞廷十六字爲道統眞傳一旦以爲僞則失其所憑依一也攷證諸儒於僞古文毛舉瘢索身無完膚欲舉東晉以來相傳爲經文者而拉雜摧燒之其事驚世駭俗其言亦失

於過當遂使不平者反脣相稽二也古文泰誓出於民間（說見後）蓋非完帙馬氏已疑之唐用僞古文作疏此篇遂廢今采緝殘賸以僞易僞文辭詭譎衆論不諧三也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東漢儒者相傳古文僅有三十四篇（連今文泰誓三篇）其餘殘篇斷簡十不存二三尹告武成鄭注爲亾其果見與否皆不可攷而諸儒必謂馬鄭及見孔壁全文四也遷固之書但言孔安國獻古文不云作傳孔叢子及王肅私定家語後序始有安國作傳之說皇甫謐帝王世紀輒引五子之歌虺誥伊訓說命泰誓諸篇文又引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郭璞注爾雅亦引尚書孔氏傳犬高四尺曰獒云云是僞古文

經傳萌芽皆在魏晉閒蓋王肅忌鄭氏名高事事務與爲敵僞古文經傳孝經僞孔傳孔叢子皆其所創始觀其私定家語大率勦襲戴記乃反云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爲不足而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名曰曲禮肅意徒欲暗攻鄭學而遂誣及本經盜憎主人其情可見乃諸儒攻古文者非府辜於梅賾即集矢於皇甫使迴護者反有所藉口五也然孔疏所謂二十四篇者今已失傳無可攷辨而三十一篇與二十五篇其文具在平心孰復眞僞自見無庸詞費至後出泰誓既缺全篇可存而不論必補綴以充數則愛古之癖矣此書尊信僞書攻擊閻惠所謂安於所

習毀所不見未必有裨於作僞者然其中亦有足以砭
諸君之失寒夜檢閱隨筆糾駁復舉其大略於此阿湅
作字言不成理殊不足令通儒見也咸豐二年嘉平月

附證

尚書百篇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大禹謨

皋陶謨　棄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

征　以上虞夏書十二篇實二十篇

帝告　釐沃　湯征　女鳩女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

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沃

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肜日　高宗
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以上商書三十篇實三十九篇
大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無
逸　君奭　成王征　將蒲姑　多方　周官　立
政　息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粊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以上周書三十八篇實四十篇
總上凡九十九篇江氏聲孫氏星衍並據殷本紀謂

咸乂下當有大戊一篇桒鄭氏書贊云商書四十篇今據序商書止三十九篇是當有大戊篇乃合四十之數幷之爲百篇也僞孔傳析汝鳩汝方爲二以足之非是

伏生今文二十九篇

堯典　臯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三篇今文本有大誓說見王氏經義述聞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合康王之誥　粊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古文經四十六卷本出孔壁安國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又別出康王之誥為四十六也

堯典　舜典　汩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典寶　湯誥　咸有一德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囧命　棐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上實五十八篇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為五十七

篇見漢志案今文本有大誓而別錄言武帝末民有得大誓獻之者疑孔壁無之即用今文充數至此始有古文大誓而眞僞未辨又本殘缺馬鄭本注古文其所據大誓即此篇而唐人挾梅賾本爲眞古文故輒斥馬鄭注本爲今文矣

馬鄭注本三十篇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三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柴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以上實三十四篇

逸十六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歌　胤征　典寶　湯誥　咸有一德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以上實二十四篇案孔氏正義云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外僞造尙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據此則此十六篇亦依據鄭氏所指逸篇之目爲之文僞而目非僞也又舉鄭注書序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亾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亾而云逸以爲鄭不見古文之證孔氏所謂古文卽東晉僞書不足辨卽此亦可見前所舉十六篇

之目與鄭注所謂逸篇相應夫鄭氏之果見眞古文十六篇否既不可攷而孔氏所謂張霸之徒僞造者久已無傳其果否即鄭所見亦無從攷辨弟以偏袒梅賾僞書之故并此十六篇之目而誣之是其於孔氏正義猶未孰復也

鄭注緇衣云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又書疏引鄭注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據此知鄭於十六篇蓋未全見孔氏引鄭注書序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或係殘篇斷簡得諸傳聞其他放此又竊意謂之逸者但聞其存而實未見其書也

漢書孔光傳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據

此知安國固嘗以今文尚書爲博士矣史記儒林傳云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敎千乘兒寬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正與此合又王肅僞撰家語後序亦云子國受尚書於伏生乃二千年後欲以今文爲安國諱何邪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書同案起猶發也論語起予者商也皇侃疏謂其家藏逸書以今文讀之而通其句字異同也正義引別錄云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與此起字義同索隱本出起其家逸書五字句絕不誤讀家字絕句夫安國已爲博士何待通古文而起家且其時

古文未立學官亦何能起家王氏雜志以爲興其家法試如其說則下文逸書得十餘篇句文義不接禮記緇衣正義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案書正義亦云後漢初衛賈馬賈馬不得云後漢初此初字似衍亦傳孔學是孔沖遠未嘗別異衛賈馬鄭諸儒古文於安國今必欲摽而出之何也

王肅僞撰家語序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家語爲四十四篇案史記漢書但言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之學並未

言作傳言之自肅始蓋卽肅所撰觀其私定家語全以剿襲成文知僞古文必出其手而又僞撰傳文但時鄭學猶盛故祕不敢出僅微露其萌芽耳然皇甫謐郭璞之徒已漸漬其毒矣

漢志家語二十七篇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然則今所有四十四篇之家語非古也近世仁和孫氏志祖作家語疏證以糾之海甯陳氏鱣以爲如盜之獲眞贓又其所傳古文論語訓孝經傳攷之漢志及儒林傳皆絕無影響孝經邢疏引司馬貞已疑之論語訓之見引於集解者嘉興沈氏濤亦辨其僞託然則肅之私書今皆敗露矣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太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又爲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

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而奏之案史遷親從安國問故而但偁安國以今文讀之云云班固與校中祕其言與史同至敘壁中古文史漢皆不云何人所藏乃作隋史者又後數百年生而獨知其得二十五篇又獨知其爲孔惠所藏史記孔子世家敘伯魚至鮒凡九世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家語序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據後序子襄名騰不名惠蓋因爲孝惠博士而訛也奇矣杜林桼書賈逵所訓馬鄭所本范史謂之古文無異辭而此獨云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夫既絕無師說矣而東漢大儒未見古文西晉諸儒亦無昌言之者直至東晉突出梅賾得而獻之此其隱

顯之交何所依據乎乃書正義引晉書則言之矣曰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眞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蓋僞古文淵源莫詳於此然鄭沖歷事魏四君官爲三公文帝既好文學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何以祕不進獻其論曰若稽古並未述及孔傳又嘗與何晏共成論語集解於所引逸書亦未援及古文此可信邪梁柳皇甫謐姑子（見謐傳）據疏引晉書言謐於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云云今帝王世紀已佚就他書

所引頗用古文說蓋王肅創之無識之徒祕爲鴻寶又互相增竄其情僞灼然顧以之誣鄭冲則自取敗露矣

隋志上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今無有傳者下云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明是經傳同獻疏引晉書上云鄭冲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下云梅賾遂奏上其書明指古文并不言傳矣而毛大可以爲賾所獻止孔傳於以迴護古文抑何疏忽

班志古文經四十六卷云今五十七篇蓋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故也今梅賾所獻五十八篇儼然有武

成不間民間之獻其失而復得果在何時

書戴氏注論語後

此吾友德淸戴君子高所箸也注文簡古頗有漢儒遺意於公羊解經已多乖刺邵公申傳益覺煩苛劉申受乃述之以說論語自鳴其專門之學君復踵而加厲穿鑿影射成此一編意將傾紫陽而下之亦太不自量矣璿璣自爲黄極而誤注北辰大辰自合無射而誤云爽則此不講律秝之過至泠州鳩所言三所自指辰次而以釋雅頌各得其所之所則承江子屛樂縣攷之謬也凡古書題某氏注多出自其門人尊師之辭亦有後人題者今自稱戴氏失未思爾中如引昭二十五年秋七

月季辛文雩傳證茭遲從游舞雩之問引閔元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傳證宰我三年之喪之問似得其要理此類當平心取之不可一概擯棄身乎子高往矣如子高之劬於學者能幾人哉同治十二年夏四月

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箋異跋

唐寫本說文木部殘袠於全書不及百分之二而善處往往出今本外其傳在鉉鍇前無疑金壇段氏注許補苴糾正多與闇合益知段學精審而此袠可貴獨山莫子偲氏得此爲抉摘同異疏通證明發前人所未發湘鄉節相韙之授工精栞至寶在人世不可終揜宏矣文虎嘗預校勘復承節相命紀以詩意未盡輒刺其瑣

瑣質莫君握从屋屋亦聲以握形如屋不專取諧聲二徐脫屋亦失許意牀安身之坐也鉉本坐者玉篇牀身所安也與初學記御覽引身之安也違一字雖不與唐本同可證不得有几錯乃誤衍梳理髮者也縱義已足篇韻二徐失者字段以意補所以贅捨江洽切篇居業公荅褁業韻古沓巨業皆一聲鉉切胡甲非構讀若驪雟鉉有錯無段據玉篇札構樅連文謂淸支合韻恩瀆所梗固聲相轉驪不同部又不同聲嫌迂遠錢少詹讀驪如灑益矯强穪疑此四字當在枷下工亞切乃椸枷之枷正合雟音二徐枷下失工亞錯又以驪雟不合構音删之昧其爲錯簡也梧一𨽻也今本及篇韻皆無一

一醫無義匚部醫小栝也則栝爲大醫疑有脫畫桊音
旦失上紐廣韵於旦此當同几屬下也篇韵皆有今本
失之櫑从木畾畾亦聲以櫑刻雷形義兼聲鉉脫畾亦
誤如椏椅他果與廣韵三蒼合玉篇敕果取類隔鉉徒
果輕重微別柷工用柷止音爲節鉉本所以止音段改
以止作音疑止卽作字古多以亾爲作止亾形近而譌
不煩增改檛音戈讀若過鉉乎臥切段云當依篇韵古
禾是矣而删讀若過三字豈忘過亦古禾切邪又篇韵
皆云車盛膏器唐本今本無車字疑傳寫失之檥海中
大船也唐韵引同二徐脫也析从木斤會意非諧聲鉉
斤上多從猶可通鍇作斤聲謬椒多乂逅與篇韻合梲

下短韵胡管同鉉音胡本疑涉梱而誤槱音酉鉉余救
篇余紂韵兼收上去周禮大宗伯槱燎釋文羊九詩棫
樸槱之釋文弋九是古人多讀上聲彙音息蒍鉉及韵
皆祥歲篇篇爲綴才芮二切又音歲與息芮合惟楷鉉及
篇韵皆紐沃部此切古屋獨異然求之古音實不背也

書王船山說文廣義後

此書原本許氏推明其引申叚借之所由以糾正世俗
傳寫失眞承譌襲謬之敝有精確不磨者惟古人於形
聲之字或兼取其義或祇取其聲之近形之似而無義
之可尋叚借一類其塗尤廣必欲字字求其所以然則
鑿矣至於一字也而虛實異用輕重殊音經師口授必

有分辨及傳之簡策不得已而出於譬況云讀若某字讀如某字後世又不得已而圈發四聲以別之固非四聲之所能盡學者姑循其迹宜以意會若竟廢此豈能叩宋莫以求音乎王氏於此未免矯枉過正又未見說文原本所據者坊刻五音韻譜舛誤百出頗受其蔽然明一代人尠爲說文之學者先生始爲之至我　朝
儒輩出講論益精而其論發之王氏功固不可沒云

書張刻玉篇後

朱錫鬯序倩借得宋槧上元本于毛氏汲古閣張子詩開雕焉又云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于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也是朱意以此爲孫自

強本也今以曹楝亭刻本互校脫落舛誤皆無少異其同出無疑惟彼本每卷首有大廣益會四字此本止原序前一見謂是書賈作僞以充上元本則何爲猶存其跡且每卷悉去四字則首葉必皆鈔配何毛朱兩君更不致疑且據卷末張跋明知其爲大廣益會本而兩君反不能辨蠡毛君本收藏家以苟得爲喜錫鬯晚年見所未見亦不暇細審耳同治癸酉三月十日文虎識

書曹楝亭本類篇後

類篇序不箸撰人名姓據欒城集知爲子由代范景仁作序言景祐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之書與集韻韻例所言合而集本作天聖中又所述九例集本止有八無

末條不知孰是不可貴得於集韻貴字當從集本作責故待天下之物使處當從集本作使各有處三曰賓之在艸賓字集作叟則彼誤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眞年當作先則兩本皆誤予由文難得如此僻括益極用意之作

類篇以偏旁爲綱以韵爲目頗便檢尋每字下引許洨長語必冠以說文字而時復失之集韻亦然蓋纂非一手例難晝一至於錯亂顛倒衍文脫簡蓋不能免此亦傳刻舊書之通病也

校栞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跋

史記自漢已殘缺竄亂迄今又千數百年展轉傳寫積

非成是蓋有明知其誤而不能改者矣裴氏集解序稱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鈔納令史文之下箸注寥寥大非完帙惟索隱有汲古閣單刻所出正文每勝通行之本然其注改宋本大字爲小字頗有混淆又或依俗改竄反失小司馬之眞張氏正義僅存於南宋以來之合刻本刪削既多舛誤彌甚三家注又有互相重複錯亂者先是嘉興錢警石學博泰吉嘗彙校各本歷三十餘年點畫小殊必詳記之烏程周縵雲侍御學濬借其本過錄擇善而從同治五年請於署江督肅毅伯今相國合肥李公以屬學博高弟海甯唐端甫文學仁壽覆校付栞及明年春相侯湘鄉曾文正公

自淮北回金陵命文虎同校文虎與侍御及唐君議以
新栞史文及注皆不主一本恐滋讀者疑請於栞竣之
後附記各本異同及所以去取意文正頷之七年冬公
將移任畿輔命凡已刻之卷有宜改者隨時剜補以是
至九年夏始克印行乃屬稾爲札記是年冬公復任江
督文虎以先成稾二卷呈公以爲善去冬旣蕆事請公
序其耑端公命先以札記授梓氏并附述緣起於末鳥
乎孰意寫末竟而公薨不及爲之序乎所記異同大半
取資於錢校本其外兼采諸家緒論則梁氏志疑王氏
讀書襍志爲多文虎與唐君管見所及不復識別其有
偶與前賢闇合者悉歸之前賢以避攘善之譏餘例散

見記中限於聞見不免挂漏有志於校史者以此爲質而益精攷之以成善本庶有當於兩爵相嘉惠來學之意云

書漢書儒林傳後

此傳系述諸儒師法源流使千載以下見西京學術各有授受則後世獨學無師鄉壁虛造者可廢然返矣班氏言罔羅放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夫守一先生之言則門戶之爭起兼治衆說則鶩廣而師法亂好學深思折衷一是非命世大儒其孰能與於斯而蒙別有所感焉自孝武始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凡成業以去者或由吏游升大官至卿相於是天下向風爭趨祿利儒學

之盛以此而儆亦伏勇趙賓之說其子張霸之造百兩孟喜之談陰陽災異而詭託於田生當時卽有挾新奇以自衒者王臧趙綰得罪於太后比之新垣平固深文曲詆然充祿利之儆何所不至哉轅固之言曰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固讖中錚錚矣若谷永之儛鄭寬中斯儒者之極則也

跋兩京新記

唐韋述兩京新記五卷全書已佚日本人刊其弟三卷於佚存叢書闕文譌字甚夥玉海十五引館閣書目云新記韋述開元中撰西京始於開皇東都起於大業皇朝宋敏求演之爲長安志今考長安志十自興福寺注

以下即韋記第三卷之文而增廣之其譌脫處可互相校補又御覽廣記玉海所引韋記文見於長安志者太半然則韋書已全具宋志而特刪其神怪事又不言所自耳天瀑乃謂中國撰箸惟雍錄七修類稾嘗一及之其他無見何其陋也

校栞大學衍義跋代李雨亭制軍

宋真文忠公大學衍義以格致誠正修齊爲綱而各隸史事於下爲之目其不及治平者葢以此六者爲爲治之要爲學之本篇首已自言之明丘濬不識箸書之意而續之亦贅矣或謂文忠遭理宗崇儒重道由侍從至參政不爲不達而朝有姦佞外有强敵國勢日促而無

所裨輔陳同甫有言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
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得毋類是乎曰否否不然
史言文忠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
世要務由此攷其世其在甯宗朝疏請勤訪問廣謀議
明黜陟蒙古再圖燕疏言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
爲心又言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以忍恥和戎
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女眞尚存則用之女眞强敵更
生則施之强敵此苟安之計也其出爲江東轉運副使
朝辭奏五事曰宗社之耻不可忘比鄰之道不可輕幸
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其
在理宗初奏乞收人心三事皆深中時弊烏可謂之不

知痛癢乃以言濟王事慍于羣小落職端平元年十月
始由福州內召進講大學衍義復申祈天永命之說於
時政多所論建明年三月有參知政事之命已得疾矣
力辭不拜後兩月而卒蓋理宗雖尊信道學而內溺於
豔妃外熒於姦佞不免偷安而怠寇故文忠切切以誠
正修齊爲治平之本而當時方大琮輩亦多以女寵侈
費爲言然則所謂崇儒重道者徒文具耳史彌遠死而
文忠始入首尾僅八閱月然觀魏文靖與文忠同召亦
祇半年遂遭眾忌以出即使文忠不死豈能大用哉夫
用其人而違其言則孟子之爲齊客卿亦不爲不達矣
明陳仁錫刻大學衍義妄自刪改　國朝孫文定公亦

就陳本校刊稍有是正猶非完袟今以集本爲主有漫漶可疑者參之兩家其兩可者仍之志愼也旣蕆事輒述其平昔所持論如此

書太白陽經後

唐李筌僞撰陰符經託於黃帝蓋原本道家而襍以刑名兵法之說者後作太白陰經復卽陰符之餘緒而引伸之其表云太白主兵爲大將軍陰主殺伐故用兵而法焉名書之義如此乃有妄人不解此義別造太白陽經二十四篇其首論將選將立將九地四篇大抵拾筌之唾餘第五篇以後遂泛濫於時日占候醫藥祈禳之術亦有數處與陰經複見者自述大歷中至盧山得神

授祕密眞訣田悅作亂每占得失云云然諸家敘錄不及陽經惟明文淵閣書目箸一部一冊闕或疑元明間人詭託固未可知要之陰符緣起於嵩少陽經託始於匡廬尤而效之每下愈況又何怪焉

跋寶祐四年會天秝

此書幾經轉寫脫落舛誤不一而足日出入刻分與晝夜長短往往乖離今略爲校正不暇一一論也檢宋志湻熙十四年國學進士石萬言湻熙術立元非是氣朔多差冬至晝四十刻極短夜六十刻極長乃在大雪前二日所差一氣以上自冬至以後晝當漸長夜當漸短今過小寒晝猶四十刻夜猶六十刻所差七日有餘夏

至晝六十刻極長夜四十刻極短乃在芒種前一日所差亦一氣以上自夏至之後晝當漸短夜當漸長今過小暑晝猶六十刻夜猶四十刻所差亦七日有餘晝夜各五十刻又不在春秋分之下至日之出入長短有漸令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與日行常度無一合者按據石所言湻熙術之疏謬如此今此書所注晝極長在芒種前一日晝極短在大雪前一日小暑過二日晝六十刻猶未減小寒過二日晝四十刻猶未增晝夜平分在春分前五日秋分前一日其增減刻分或三四日而差一刻或三十餘日而差一刻適與石所舉合夫自劉孝榮湻熙術後一改而行會元術再改而行

楊忠輔統天術三改而行鮑澣之開禧術四改而行李德卿淳祐術五改而行譚玉會天術而其疏謬如故蓋誠如石言南渡以來渾儀衶創不合制度無圭表以測日景無機漏以定交食加時然則所謂改憲者抑亦意爲增減粉飾面目以求倖售耳甚可笑也老友蔣劍人以此屬校其長短至各差十六日金嶠谷跋謂鈔胥之誤今攷之知其術誤因記於後

乾坤體義跋

道光庚寅秋杪薄游平湖得此於錢夢廬學蓋舊鈔本伏讀　四庫全書提要乾坤體義本二卷而此有三卷以五帶九重四元行諸條爲上卷日月薄蝕出入朦

諸條爲中卷其下卷全錄圓容較義一字不易與提要所舉以邊綫面積楕圓互相容較者邈不相合若果如此則　四庫何以兩收其書又本書中卷論圓徑求周法注云下卷四題今下卷無之疑元本缺下卷作僞者以李氏書羼補然阮相國疇人傳利瑪竇傳所引乾坤體義與此本同乙未秋在西湖敬觀　文瀾閣本亦如此不可解也

書梅氏方程論後

梅氏方程論主於同減異并以歸畫一或乃以古法難之未知其意爾李雲門尚書論同異減并之法致爲詳盡而語多膠葛或滋後學之疑愚更以數語括之曰凡

同異減幷必視首位首位必主減盡首位同名者同減異幷異名者異減同幷其減餘一行與幷入一行皆為正負無人如以有數之行移補者同減異幷則正負互易異減同幷則如故古人立術概此矣

書梅氏秝筭書西國月日攷後

西人本無所謂月也據其書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奇分為十二節每冬至後十日為立耶穌聖名卽為弟一節首日以後凡弟一弟三弟五弟七弟八弟十弟十二節皆三十一日弟二節二十八日餘皆三十日每歲如是惟遇子辰申年則弟二節閏一日為二十九日其所閏又不在末日而在瑪弟亞瞻禮之前一日瑪弟亞瞻

禮者乃其第二節之第二十四日也又其所謂立耶穌聖名者亦有進退或冬至後十日或十一日大要以太陽入丑宮十度後爲準故或疑其以太陽至高衝爲歲首然梅氏此攷引康熙丁卯瞻禮單十一月廿八癸卯日應西秝正月初一日日在丑宮十度二十分康熙初高衝過冬至七度未至十度可知於高衝無與矣而近年英國書館所刻中西通書凡例謂泰西諸國以二十四氣之日分爲十二月冬至後十日或十一日爲元旦每年自元旦至除日晝夜長短氣候寒暖日日相同似亦以日至高衝爲元旦者然日至高衝有蚤晚其前後日晝夜永短卽不能無微差若夫愆陽伏陰何時蔑有

而謂氣候寒暖日日相同吾未敢信梅氏謂西國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又云正月一日日在斗五度今攷之皆不然梅氏據崇禎秝書所援西國月日謂自漢順帝永建丁卯距明萬秝甲申千四百五十七年相差十二三度即歲差之行案以歲差東行五十一秒續儀象考成改定五十二秒計之千四百五十七年應差二十度三十八分有奇何止十二三度又自康熙丁卯至咸豐六年丙辰凡百六十八年應差二度二十二分奇而丙辰中西通書西月宮度與丁卯贍禮單一一符合以較秝書所引漢順帝時西月止差一度或二三度而止亦有同度分者獨萬秝甲申至康熙丁卯百有三年應差一度三十四分奇而

秝書所引日月差至八九十十一度不等此不可解要之於歲差高行皆無與也歲差亦斷非平行

書潛研堂集後

荅問一條云績天推上元甲子歲天正冬至戊子日戊正二刻以授時術推之則在己丑日寅正二刻相差有四時之多案以紹熙甲寅距上元甲子三千八百三十年加下距至正辛巳八十七年合三千九百十七年乘歲周餘分五日二四二五得二萬五百三十四日八七二五再以授時長分三十九乘距算得十五日二七六三并之得二萬五百五十日一四八八減氣應五十五日〇六餘二萬四百九十五日〇八八八滿紀法去之

餘三十五日〇八八八轉減紀法餘二十四日九一一二命起甲子得戊子日亥初三刻較統天僅後五刻有奇安得有四時之多

書夢溪筆談後一

宋志夢溪筆談二十五卷通志二十卷惟文獻通考云二十六卷與今本合世又別行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見商氏稗海明馬元調合刻本以補筆談所標卷目至三十卷且不合原書篇第徑刪去之悉依原書十七目分類卽此本也　四庫全書提要疑括初本實三十卷後定爲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湯修年校刻相承至今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或槀本流傳藏弆者欲散附

各卷逐條標識所據仍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七卷三十卷之目按此說似矣而猶未盡今以稗海所錄補筆談原本證之不御前殿以下十條皆故事類云補弟二卷廊屋爲廡以下十二條皆辨證類云補弟三四卷與國中條樂律類云補弟五卷皆適符今卷至子午屬庚條與卷五六十甲子納音條爲類而云補弟六卷十二律每律名用以下十一條皆樂律類在卷五六而云補六七卷是樂律分五六七三卷也十月遇壬條海潮條秝法以下七條秝出於卷七八象數一類而云補弟八弟九弟十等卷是象數類亦分三卷也王沂公以下四條皆人事類在今卷九卷十而云補十一及十

三卷王子醇以下六條皆權智類在今卷十三而云補十五卷李學士以下五條皆藝文類在今卷十四至十七而云補十八卷兵車制度以下三條皆器用類在今卷十九而云補二十卷韓魏公以下二條皆異事類在今卷二十一而云補二十三卷宋景文條譏諸類在今卷二十三而云補二十五卷吳道子以下十條蓋禨志類在今卷二十四五而云補二十六七八卷自莽草以下十五條皆藥議類在今卷二十六而云補二十九三十卷皆迴與今本不同按今本所分十七目多有可議者二十四五卷諸類雜陳然名爲禨志可無論仳如樂律類海州士八條當入藝文人事類寇忠愍條當入權

智貢舉人條當入故事藝文類書之闕誤條音韻之學條王聖美治字學條史記年表條切韻之學條瑣與棘條書畫類古文已字條鯉魚條謬誤類竹箭條瓦松條車渠條竝當入辨證譏誚類司馬相如條當入辨證或謬誤辨證類陽燧條解州鹽澤條藝文類王聖美爲縣令條幽州僧行均條技藝類賈魏公條當入襍志技藝類鍾乳石芎藭二條謬誤類段成式條當入藥議又李淵條當入官政技藝類散筆作隸條當入書畫神奇異事二類往往相涉人事官政二類可互易者數條象數類中術數祿法易卦運氣前後錯出都無倫次竊意當日隨筆紀述略依類比釐爲三十卷時自增刪未有定

本故多寡不一妄人得其一本橫分十七目爲二十六
卷湯修年見而刻之昭文張氏謂二十六卷之目未必
眞出自存中手訂是也而別本逸出猶存三十卷之舊
好事者更欲以餘稾分補遂於各條標識卷第以類相
從觀補筆談所標但有卷目不言某類可知原書本末
嘗分類矣今本卷五樂律一凡二十三葉卷六樂律二
僅四葉何不幷爲一卷卷十四藝文一凡八葉卷十五
藝文二凡九葉卷十六藝文三僅二葉何不幷爲二卷
分卷如此極爲無謂又可知非著書人原帙也補筆談
十二律幷清宮一條與今本卷六弟四條止數字不同
其子午屬庚條首又一說云明承原論納音條來餘亦

多有與原書複見者然則當日增刪未定多寡不一流傳稾本各有不同無疑也而馬氏乃輒據今本刪其卷弟分隸十七目又區于午屬庚一條爲象數王沂公以下四條爲官政宋景文條爲襍志則幷失原分十七目之意斯不謂之無知妄作可乎沈氏原書旣不可考今本獨行惟當與補筆談各存其舊愼毋以意編纂使古人胡盧地下也

書夢溪筆談後二

趙與時賓退錄云廣陵所刻夢溪筆談弟十八卷積罌之術注中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大夫知算術者少故莫辨其誤

漫記之按趙氏所據卷數錯誤並同今本又云廣陵所
刻蓋即湯修年刊於揚州者也檢湯跋僅證辨訛外凡
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仍其舊然則
此書之譌謬相因其來久矣今以馬本第十八卷算術
條勘之猶不止如趙氏所舉塹堵法云併上下廣折半
以爲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爲句以上廣減下廣
餘者爲股句股乘弦以爲斜高此尤謬誤當云又以直
高爲股以上廣減下廣餘者半之爲句句股求弦以爲
斜高積羃術注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二行
也當作當十一行也以上廣乘之得二十二當作三十
二併二倍及下會圓術注退上一倍倍皆當作位以高

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當作三千七百八十四此條微波榭刻十種算經曾採附數術記遺之後孔葓谷非不知算術者亦仍其誤何與其他脫文譌字前後誤連諸本相埒昭文張氏刻本雖依稗海而以意改竄尤多可笑補筆談一補弟四卷十件其弟六條古人謂章句之學以下至亦不可不謹當別爲一條馬本不分則止九件張本橫析書曰成湯既沒以下別起以足其數則本相連者忽斷而應斷者仍連也補筆談二補弟十卷後七件馬本脫去五辰條張刻又以五辰條合下五運六氣條爲一而割素問以下別爲一條尤爲續鳬斷鶴存中書考論精博大有資于觀覽予再三研推似勝俗

本安得好事者重刊以質同有昌歇之嗜者

書夢溪筆談後二

存中於秝算確有所得其隙積會圓二術可補古法所無其論漏刻盈縮謂冬至日行速天運已（當作未）朞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當與下已字互易）朞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亦甚近理蓋日在最卑右旋之度見速則赤道度見遲日在最高右旋之度見遲則赤道度見速此百刻之所以有盈縮也然今西術亦略而不言豈以所差甚微與其論秝家氣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蓋古法麤疏約加限度進退不以漸則平行而成等邊之形

有觚不圓職是之故又謂黃道環天正圓循之則其體至妥絕之則有舒有數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疏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所言尤爲入微當爲郭瀛臺平立定三差所自出惜其術不傳至欲以十二氣爲一年不用閏月則於古聖王敬授民時之意大相背謬夫十二月爲年從月也二十四氣爲歲從日也周官正歲年以序事各有所當並行不悖存中所論卽回回西洋閏日之法而施之中國可乎存中又旁通樂律筆談所述往往可見唐宋遺制其紀二十八調殺聲與姜白石歌曲張玉田詞源相證七角調每加宮前一

聲出本均七聲之外卽宋史樂志所謂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返者也其謂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敦卽詞源所謂頓敦掣住卽今唱家板眼一掣減一字卽詞源所謂反掣用時須急過也此非明於聲律者不能言乃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曲致爲王晦叔所譏又以琴弦惟十三泛韵爲正聲似又不知琴音不盡當徵者何與

東園叢說跋

東園叢說上中下三卷昔從　館本鈔出棐入指海弟三集頗有脫誤處無從補正姑仍之頃韓綠卿中翰睬我新得汸喜園藏本中有姚舜咨印記黃蕘圃跋信爲

舊鈔本其上下兩卷其下卷卽棐本之中下二卷與上卷卷袟相若不知何以中分末有判府吳大卿劄子則棐本所無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劄子一葉亦十八行行十六字末題朝請大夫知舒州軍州事吳宗旦劄子書中於匡字貞字桓字姤字音構同避作康作正作洹作遇又於太宗仁宗高宗及朝廷上意等字皆提行或空格劄子亦有提行處當是宋本原式惟籌邊圖條國家祖宗句誤連蓋仿鈔非影寫故中亦不免脫誤也然以校棐本則賴以補正者甚多大者如下卷執中無權之說淺井樊廩孟子辭齊王以疾而出弔三條棐本蓋以其駁孟刪去其月蝕衝土王氣候三條棐本脫去中間

十八行而以氣候條後半節接月蝕衝條前半節聯合爲一非舊鈔本則不復可讀矣案李如篪仕履無聞惟據自序知爲括蒼人宋時永嘉括蒼縣蓋屬括蒼山也而官桐鄉丞又據三江條而知其嘗爲通州酒官宋無桐鄉縣觀其於吳劉子題判府大卿而吳偁李爲知丞議郎是時桐城屬舒州疑桐鄉當指桐城吳爲知州丞乃屬官故相偁謂如此而其式用劉子也正德崇德志載李爲崇德人攷今桐鄉本古崇德縣地豈因桐鄉丞而致誤乎然志言李字季牖未見它書又言所箸有東園叢說及樂書則又與劉子中樂本一語相合必有所據豈李晚還崇德耶抑其子孫遷居崇德而并以其祖爲崇德人耶又

李自序題紹熙壬子周庭筠跋題紹熙甲寅瑑本誤熙爲興或據之謂壬子爲紹興元年甲寅爲紹興三年而書中載有紹興六年後事及稱高宗廟號且語孟合稱不似南宋初語北辰一條似曾見集注其論渾天亦似歐羅巴入中國後語遂疑爲近人僞託案紹興元年乃辛亥非壬子三年乃癸丑非甲寅紹熙三年壬子五年甲寅上距紹興初凡六十年書中坡詞條明載其父與王子家同直祕閣語東坡卜算子詞事在紹興三年云其言三蘇事甚多懸幼小不能記憶可知箸書作序不在其時明乎紹興乃紹熙之誤則又可知李與朱子同時朱子論孟集義序作於乾道壬辰李或曾見其稾且

北辰之說發於祖暅之何必集注蓋天即渾天之說發於崔靈恩何必歐羅巴觀其論地深厚之數及天地之形二條於地圓之理全未解得必非曾見歐羅巴書者蓋總以熙輿一字之誤不及致詳生諸轇轕耳今既得校補渙然冰釋漫識卷尾以復於韓君見舊鈔本之可貴如此願韓君寶之也長至前三日

跋浪語集

同治癸酉瑞安孫琴西廉訪將移任皖江以此集見詒薛艮齋於永嘉諸子中尤矯矯其學主於實事求是坐言起行非空談性理自託程朱者所可同日語惜乎早逝未竟其用也廉訪公子仲容孝廉校訂精審間別有

札記未琛予檢第十三卷有八陣圖贊幷序其三十二卷又重出之惟新都作廣都見三陣形雖八作維八餘皆相同據後跋乃其從孫師旦所編何疏忽乃爾未知札記中曾及此否四月十六日是夜月食甚時正如初四五夜月耳

書曹集銓評後

山陽丁君儉卿所編曹集銓評昔歲馬端愍公嘗以屬洪琴西觀察觀察以爲私家箸述弗應及曾文正公自直隸再任江南劉君恭甫乃始終成之魏武諸子固以陳思爲最賢然謂其嗣位能遠過子桓未敢必也其太和二年求自試表見錄於昭明讀者每倆之顧當曹仁

被圍魏武欲遣往救爲子桓所忌逼醉以酒使不能受命況此時而能授以兵柄乎其自懷抱利器而無施乃不知正以此遭忌可謂智乎舊集久佚今本皆後人綴緝而成丁晏復爲之增纂偶記豳風東山詩正義引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云云此條未采恐所緝尙未盡也

書遺山樂府後

昔歲華亭張梅生嘗校刊遺山樂府五卷所據鈔本題爲何義門校然譌脫百出誤者未盡校校者又未必然

因別爲訂誤一卷而卷一諸長題原本脫去僅鴈邱詞雙蕖怨邁仙樓三題從詞綜歷代詩餘詞苑叢談錄出附訂誤中又采其漏載爲補遺一卷刊甫竟而梅生病沒予爲作序印行其後復從友人轉借得一鈔本識脫及校語與前本無異而諸長題具在乃悟前本乃鈔者苦繁刪卻旨因亟爲補錄又從錦機集花艸粹編敬齋古今黈山堂肆考諸書搜采異同彙入訂誤付梅生後人亟刊之未印行而遭流寇之禍板片悉燬予所存本亦失去矣今年來皖於李壬叔處檢得印本即予所轉贈者愴然如對故人吟玩不盡頃華君若汀出舊藏鈔本見眎亦題何義門校與予後所借得者大略相同惟

多補遺一卷厥弟五卷末朱筆跋語尾已剝落不知其姓名又據所稱趙清常自記從各書采錄補遺如其數當有四十首而今只二十三首又複出其二祇二十一首則此又非跋者所見本也卷中校訂殊鹵莽竊意義門部疏於詞亦不至如此恐是託名又憶盧學士抱經堂集遺山詞跋言五卷本爲錢唐凌雲翰所編而此跋謂趙清常所藏凌本僅數十闋以爲凌未見五卷本則更謬矣鈔本脫爛不可讀爲依刊本補全別有訂正處及可疑者揭於眉上他日有重刻者宜知所審擇云

跋花草粹編

此編大致以花間草堂爲主益以樂府雅詞天機餘錦

梅苑及各家詞集爲采詩話襍記叢談小說閒亦附箋本事其取材甚博足資泛覽惟弟九卷錄董穎薄媚西子詞本出雅詞起排徧弟八次弟九次弟十攧次入破弟一次弟二虛催次弟三袞徧次弟四催拍次弟五袞徧次弟六歇拍次弟七煞袞前九段依吳越事敷衍末以王軒遇西施事作餘波如今曲散套其排徧攧入破虛催袞徧催拍歇拍煞袞乃曲中節拍緩急疏密高下換調之俑如今曲亦有引子過曲賺犯煞尾等名各有次弟不可淆亂乃謬以入破居首排徧次煞袞之後文義倒置竟不知而作至其決擇之不精校訂之疏外或名或字或別號之體例尨襍此明人書籍通病無足怪

也

書淸芬集後

明歸熙甫以女子未婚守志爲過禮近世江都汪容甫復作議以佐其說甚哉二君之不知禮也古聖人緣情以制禮度夫中人所能行者著之而不責以卓絕過高之行此禮之所以通於天下萬世也然其中有隱微疑似之閒不能顯著之令者則以俟知其意者之善擇焉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推此則禮文之不可泥明矣是故三年之喪禮也世有

若劉瑜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常居墓側者君子不以爲非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有疾飲酒食肉禮也世有若張敷杜栖隱之不食鹽菜哀毀傷生者君子不以爲非也師沒心喪三年禮也世有若子貢之三年以外築室獨居者君子不以爲非也汪踦殤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喪之如成人君子亦不以爲非也若如二君論則茲數子皆可議矣且二君所執者曾子問之文也其文曰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夫其不敢嫁者正以女已許人而重之也壻弗取

而後嫁而不責以堅守者所謂度中人所能行也而後嫁者難辭也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曰女服斬衰夫斬衰何服也服以斬衰則儼然其夫矣而不責以守節者亦度中人所能行也設於時有矢志不嫁或以身殉或顧事舅姑者君子亦悲其情而許之而容甫氏乃比之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爲狂易失心之人乎是何言也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曰將以先祖之遺體與人故受其禮於禰廟出禮女子許嫁纓注曰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許嫁之初其重如此而比之魯衛之臣於齊楚之君其不爲狂易失心

之論乎昔者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弟立請同庖女不聽衛愬于齊齊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見列女傳蓋本韓詩說又衛女嫁于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當往持喪喪畢不肎歸終之以死見樂府詩集引揚雄琴清英此二女者豈不知有既葬除服之禮哉矢志不嫁節箸千載容甫又將比之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乎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見韓詩外傳此即所謂卓絕過高之行不可以責之中人者也以卓絕過高之行

而謂之狂易失心吾不知容甫之心何心也熙甫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於人而已無與焉夫已身父母之身也以已身許嫁者父母也父母許之而曰已無與焉此復成何說乎且夫禮非强人而束縛之馳驟之也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微箕比干皆謚爲仁伊周夷齊各成其是孔子問孔悝之難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而無所襃貶於其閒此所謂各求其心之所安也禮三代不相襲今古異宜父在爲母婦爲舅姑服皆期而今則皆三年二君其能執古禮以反之乎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以今世俗波靡日趨浮薄苟有卓絕過高之行實足以激厲人心而二君者又

從而非議之其亦異乎孔子之論禮矣然熙甫亦自知其言之過故於張氏女貞節記斡旋之舉三仁夷齊爲況而容甫遂怙終焉奉賢徐母吳孺人未婚夫死在室守志十五年聞姑病泣請歸徐侍姑撫嗣子得厚成立事聞於學使者旌其廬士大夫有歌詠其事者得厚彙刊爲清芬集乞言於虎虎讀臨川昆明兩學使序辨熙甫之謬引而未發又未及容甫所議故爲推而詳之不自覺其辭費也

華亭南蕩張氏支祠記

南蕩張氏支祠華亭令西充周君煒記之矣道光十二年系孫布政司理問炘等洎羣從兄弟承先志而廣之

建堂曰敦睦左築畱景軒以備齋宿左右夾室爲藏祭器及餕餘之所前爲亭以處樂人整而不華質而不陋君子以爲有禮或曰禮大夫三廟適士二理問於秋視士不當及曾祖曰今家廟實祠堂也廟之制有室有寢祠堂則一室而已不可以廟例且古無廟之鬼有禱則爲壇以祭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然則無廟者非常祭亘非常祭則無主今何以有主曰自仕不世祿而宗法亾廟制廢於是有祠堂此古今之變也禮緣人情而作喪服父在爲母及婦爲舅姑皆今重於古而合於人情則制禮者因之程子言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今會典品官皆得立家廟庶士庶人則爲龕

於寢北自禰以上皆得及其高祖從今制有主空矣曰古者左廟右寢朱子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今立之墓側禮與曰權也唐會昌開敕百官京內置廟者但準於所居處置然居處偏狹鄰里無可開廣者卒不能如制蓋勢有所格不必盡繩以制漢人多建祠堂於墓所仿而行之不亦可乎曰記以大夫聲樂皆具為非禮特牲少牢二篇無奏樂之文作樂於亭不已盛乎曰禮嫌聲樂備非嫌用樂也大夫判縣士特縣纔箸經文饋食禮文不具曰眾仲之對羽數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有其舞斯有其樂豈徒虞身而已乎大陳於階下則褻雜於堂上則逼此亭之所

由作也是故禮者通上下之情達古今之變殷周損益各因乎時從宜從俗行之而無所窒礙者也世俗不知禮意輒執古制以相稽率發其凡於此若張氏源流世系與其絫代隱德周君記詳矣故略之云

金山張堰鎮義塾記 代畢子筠大令

古者閭里之塾設之於官由是以達於庠序既立之師矣自閭胥以至州長又各以其期屬民讀灋考其德行道藝譜則書之惡則糾之而又於庠序之中行興賢序賓正齒位之禮使人知尊卑長幼之誼衣冠揖讓之文誠以爲化民成俗莫先於學也後世制不如古而義學之制猶近於古之里塾然貧人所求數與方名而已而

或者猶諱入義學恐使其子弟日游敖以入於不肖夫徒以貧為諱而不知不肖之可恥此俗之所以日壞也昔原伯魯不說學而閔子馬知周之將亂不學之敝其至於此張堰鎮距金山治南三十里士商工賈羣萃而處蓋二百年於斯較近俗靡敝習日甚往往有棄其儒業而嬉於淫博者頑獷之徒攘臂市肆以强陵弱貴雄習於聞見效為謔浪亦遂有羣聚叫囂踔虓自雄者於乎不有以維持之其流失敗壞未有所底止也咸豐五年錢廣文熙泰捐貲創置義塾延吳江徵舉孝廉方正黃君兆熊為之師凡貧無力者皆得就學又設立賞罰以示懲勸廣置經籍以備成材者觀覽意使編戶之子

稍知字義易於就業而不爲游手好閒其有可造之材
則亦不至於湮沒廢文之用心可謂厚矣抑予有進者
鄉飲酒之禮尚矣鄉官講約卽周禮屬民讀灋之意今
旣久不行宜略於其意而酌減其儀節以時行之於塾
俾有所觀效又約凡往來於塾者衣冠端肅言行必擇
如是耳擩目染恍然知尊賢之可慕而禮節之不可失
奇衺之可恥而刑罰之不可嘗其能讀書爲士者於此
始基或罷而爲農工商賈亦不至入於不肖則一閭里
之塾而轉移風俗之幾在是矣記有之君子尊讓則不
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而無暴亂之禍
天事固有作於數十年之前而效見於數十年之後者

廣文其有意乎廣文介海甯李晉蘭茂才屬爲之記予老且病而胸中怦怦時有不得已於世者遂略言之若天究其端緒則茂才其聞之矣

養泉記

金陵冶城山朝天宮明建也咸豐三年燬於學賊今用衆議卽其地改建郡學巴州廖君綸實總其事宮左舊有飛霞閣牆壁甍檐僅存廖君少葺之以息司事閣北對雞鳴山自鍾阜迤而南遠近諸山咸見於其東面登眺者舉皆廖君又循閣下百步得廢井問之道士曰太乙泉也後之泉甘而洌瀹茗以供客咸曰美哉太乙何滅汞衛虎以爲太乙之名用道家言耳今將易爲儒宮

矣取於是夫井久廢而復用於世由廖君廖君之自號曰養泉請即以名之孔子之傳易曰山下出泉蒙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巽乎水而上水曰井井養而不窮也坎之爲卦陽得中以率二陰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其在蒙曰果行育德在井曰勞民勸相蓋君子之所以脩身卽其所以自養而其教民亦所以養民也苟在上者率此意以爲教師儒遵而行之俾民勿內於邪勿惑於異端悠謬之說其爲養也大矣夫坎水也水者人之所不可一日無教與養亦人之所不可一日廢也故記之俾飲是泉者顧名思義焉

顧尙之別傳

國朝秝算之學陵越百代蓋自宣城梅氏始而同時吳江王氏亦能研究中西深涉窾奧其後學者各以心得箸書自見然大都主於發明西法惟元和李氏解釋三統四分統天諸術用數之原及正負開方方程天元如積之術甘泉羅氏發揮四元演為細草古法大昌而咸豐以來西人新術益入中國錢唐戴君煦海甯李君善蘭別以其術精求對數超出西人本法之上於是不特古法為土苴即西人舊術亦筌蹏矣吾友顧尙之氏曰積世積測積人積智秝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要不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紬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為

已得新法而舊法可唾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同伐異者亦非也烏乎眞通人之論哉君名觀光字賓王尙之其別自號也世世居金山以醫學行於鄉里爲善人君生未能言即識字或呼壁間字輒手指之百不爽每號哭輒以此餌之能立後常持箸醮水畫之若作字者父教以讀書日夜輒數十行九歲畢五經四書學爲制舉文十三補學官弟子旋食餼三試鄉闈不售而祖父相繼沒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爲醫鄉錢氏多藏書恆往假歸讀之遂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秝算之術靡不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時復蹈瑕

抵隙而蒐補其未備如據周髀算經以寫天青黃丹黑之文及後文凡爲此圖云云而悟篇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天本渾圓以視法變爲平圓則不得不以北極爲心而內中外衡以次環之皆爲借象而非真以平遠測天也開元占經魯秝積年於算不合君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顓頊秝歲積攷之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爲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尚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秝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以爲未盡強弱之微別立術以日法朔

餘展轉相減以得强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朔餘過於强率者不可算可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盈縮梅氏詳說數衍未明君讀明志乃知即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卽諸乘差則八綫對數小輪撱圜諸術皆可共貫讀占經所載瞿曇悉達九執秝而知回回泰西秝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卽月孛月藏者卽月引數日藏者卽日引數特僃名不同亦猶回秝之僃歲實爲宮分日數朔策爲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發源江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

心差乃專用壬戊今求得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古大今小之說相反益偏取一端以伸己見其根誤在高衝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食甚兩心實相距術繇而得數未塙君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實引徑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較本法爲簡而密矣西人割圜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爲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爲正切君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綫法以補其闕杜德美求圜周術用圜內六邊形起算雖巧而降位尚遲君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即理分中末綫之大分距周較近且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遞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即得小分則連比

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爲諸乘差表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眞數然猶慮其難記且仍不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綫直綫相求之理始盡錢唐項氏割圜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綫術君以爲亦可通之切割二綫因補立其術西人求對數以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立術緐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猶緐且所得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人算學啟蒙竝有新術而未盡其理君別爲變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爲和較相求八術自來

言對數者末之閒也君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綫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也其它凡近時新譯西術如代數微分積分諸重學皆有所糾正類此君於輿地訓詁六書音韵宋儒性理以至二氏術數之學皆能洞徹本末尤喜校訂古書綴緝其散佚嘗以馬氏繹史尙多漏略寫補眉上字如蠅子無空隙錢通判熙祚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以屬君君以治病不能專力舉文虎自代仍常佐校讐中多所商定別校刊素問靈樞用功尤深錢教諭熙輔輯藝海珠塵壬癸二集及刊重學錢縣丞培名輯小萬卷樓叢書韓中書應陛刊

幾何原本後九卷君皆與參訂君視疾不以饋有無為意性坦率貌黑而肥衣服樸陋不知者以為村野人嘗有富人招君君徒步數里遇雨因跣足至門僕豎詰姓名告曰醫者也入則主人相視錯愕目語以為冒顧先生來者診已定方伸紙疾書脈及病狀引據內經仲景洋洋千百言曰向所治皆誤今當如是主人乃改容為禮具肩輿以送君大笑不受仍跣足歸本善飲酒然三四行卽俛醉固强之數十觴縱談忽告起矣咸豐閒粵寇日逼人心惶然强以算理自遣十年遭母喪明年賊入鄉避亂東走奉賢南匯閒既而暫歸藏書多毀壞零落而次子濚為賊虜驚憂不復出明年婦唐及季子源

先後死慘悼成疾將終以所著書屬長子深曰求爾師爲我傳及李壬叔序之遂無它言卒年六十四深嘗從文虎游壬叔者李善蘭也深湛皆諸生當賊至時深獨挈君書逃浦江東得以免君所著曰算賸初續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圜弧矢諸術坿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隱括西術爲對數割圜八綫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綫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秝通攷則據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攷證曰九執秝解曰回回秝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秝

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為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曰古韻則本休甯戴氏陰陽同入之說兼取顧江段孔諸家分為二十二部雜以詩騷證其用韻之例上皆種別為卷曰七國地理攷以七國為綱隸諸小國於下而采輯古書實以今地名凡十卷曰國策編年攷求策文年次先後以篇目四散隸之始周貞定王元年訖秦始皇二十六年為一卷曰周髀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諸校勘記皆記其異文脫誤或采補逸文曰神農本草經曰七緯拾遺曰帝王世紀皆所輯古人已佚之書其曰古書逸文者卽所以補馬氏繹史者也餘凡所校輯已刊入守山閣叢書及

指海者不復及以上皆君所手訂其身後深所搜括而文虎爲之別編者曰算牘餘稾曰雜箸凡若干篇君又據林億校注傷寒金匱謂今次非是別各編宋本目次於傷寒論審訂譌舛略采舊說閒下己意爲注未成書僅成辨脈平脈太陽上中凡四篇嘗以學者讀禹貢不得其條理因爲之釋遠近爭傳寫之爲讀本然往往牽於俗見以意改竄失君本指別見文虎序中蓋君於學實事求是無門戶異同之見不特算術爲然而算術爲最精夫後有作者君所未知不敢言若其既見則可謂集大成也已

論曰覯顧君之幼慧殆所謂生有自來者邪或者乃謂

以君之學籍不出諸生壽不及古稀必若天靳之者烏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君所志者博大玄達綜貫天人亦既得之矣雖貴爲王侯壽如彭鏗何以易此彼委巷拘墟得失長短之見小人哉小人哉

唐端甫別傳

浙江有好學博文之君子曰唐仁壽端甫別自號鏡香世居海甯州年十四補諸生人以爲功名未可量顧不喜事制舉業讀書好古究極名理同學濮陽汸者才氣空一世與君言大折服之訂性命交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爲州學官博覽載籍實事求是君從之游益聚書求購宋元以來善本參校同異日不足繼以夜錢先生

深契之同里管庭芬仁和羅以智循儒也皆引為忘年友君嗜酒敦交讀書暇集二三雅故飲酒論古或積歡醉臥不知客之告去也用是以爲樂咸豐十年粵賊竄浙江君挈家航海遭大風舟幾覆避居浦江稍以醫術得酒食同治三年扶毋柩歸宅已瓦礫依婦家莊以居無何婦又沒負影孑立是時錢先生亦展轉避寇由浙東以至皖江常念君不得消息以語其次君今京卿應溥同治四年應溥奉錢先生喪回浙物色君乃偕至金陵言之今相國合肥李公佐烏程周侍御學濬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注本時文虎亦預書局始與君相識懽如故交六年春曾文正公自河南還金陵知史記

工未竟命文虎同校益與君相親乃重訂校例或如舊本或刪或改分卷互視遇所疑難反覆參訂既而合肥公議以金陵蘇杭武昌四局合刊二十四史君分校晉書南齊書又覆校續漢書志遂以史記札記屬之文虎後又與文虎同校史記集解單本盜相處九年同治十二年文虎以衰老辭歸君悵然不樂別之後書問往復歲率六七次遂以文虎所為舒埶室隨筆授之梓氏君為人淵默好深沈之思於古今人皆不肎輕相坿和亦未嘗偏執私見以示異博觀約取務適於道詩文不多作作必有所見尤篤於行誼家故小康族戚朋友來告者皆能得其意所師應時良者詩人也老無子且窮甚

君與濮陽湧爲營生壙又集其詩若干卷將壽之世其避難歸也家雖破猶有所存悉讓其弟同局德清戴望病篤以後事屬君君經紀其喪護之還浙烏乎然則好學博文又烏足以盡君哉君於醫有神解治沉痾往往奏效幼患痰喘當四時之交寒煖更變時則屢發發卽不得坐臥輒自處方服之而愈愈卽縱飲無所忌其後服某官祕方白丸子病發漸稀光緒二年春君書來言邇者宿疾似已而精神反不如曩納穀尤少又言夏秋閒將回浙嫁女道松江視公文虎疑白丸子之弊復書誡之而止其縱道之勞其六月得劉君壽曾書則君死矣烏乎君以宿謹席祖父資得縱力學問而盤根錯節

卒困頓以死豈天者固不可測而人之窮達壽天果不可以常理論耶君卒年四十八三女皆適士族一子嘉登隨侍書局自課之君沒後還淇汝查觀察晉嘉登行館從師讀君所作散佚嘉登將集之以存其槩觀察曰是必能繼父之志曷乎端甫其不死矣

舒藝室雜箸甲編下終